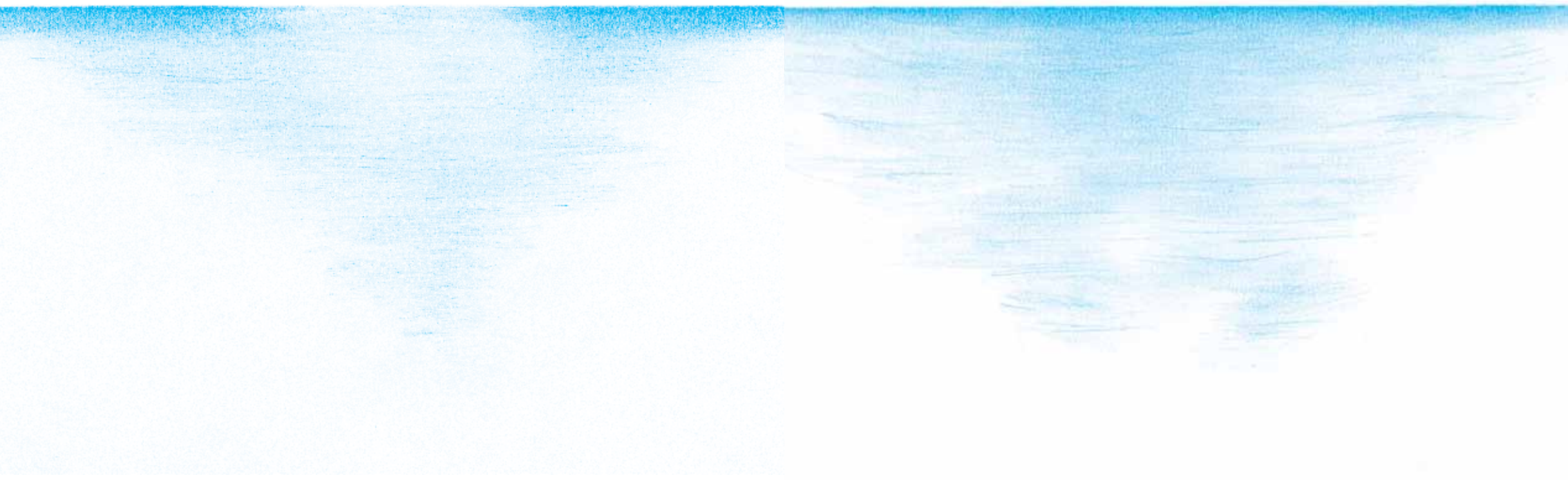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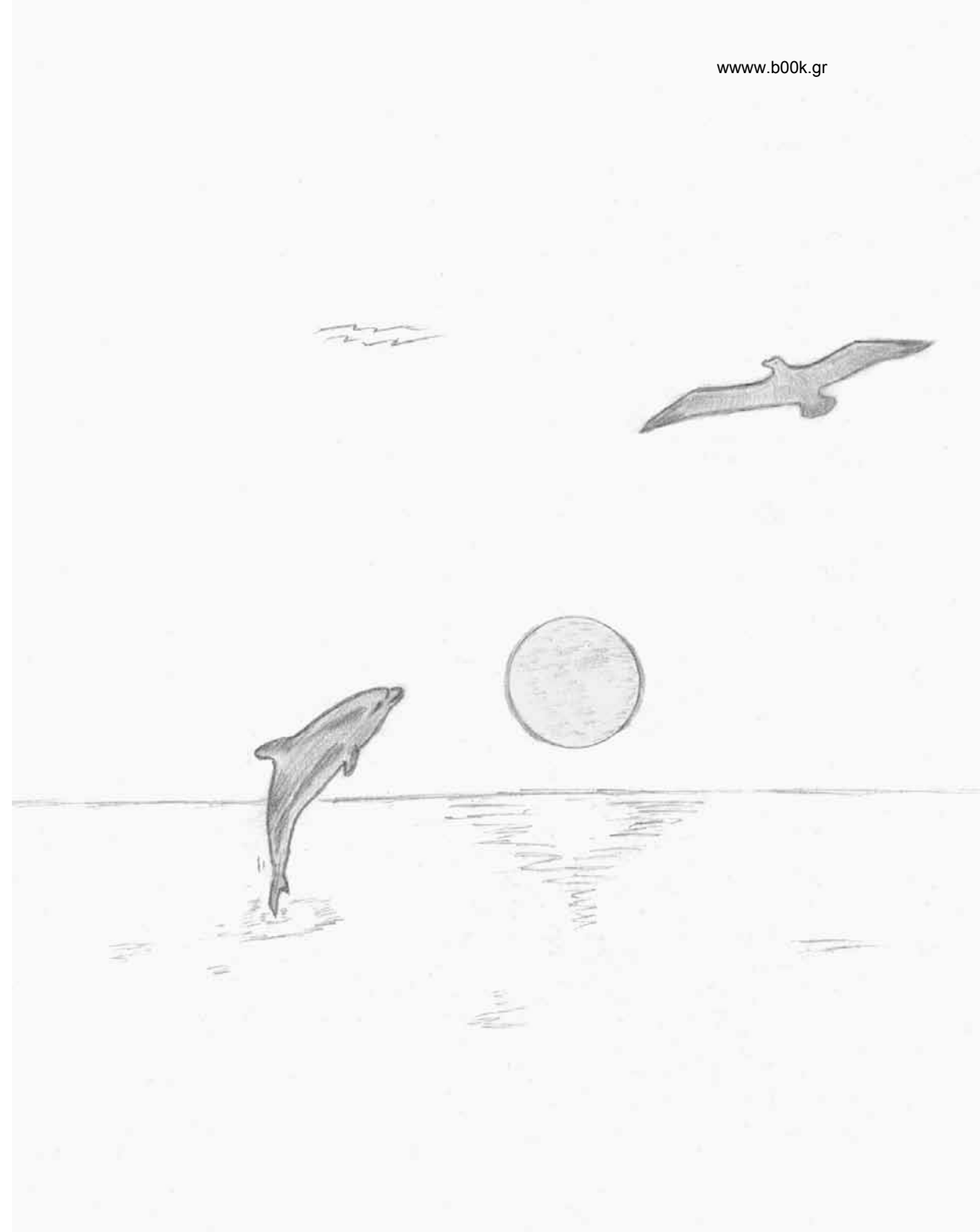




（未包含在书中的文本）

- 打印页并非书的尺寸。
- 页号只在PDF文件上标明。
- 这本书的文本和图片只供阅读，不做其他使用。

一个简单的故事……



当两个太阳相遇
然后两个世界
永远联合。

海豚和海鸥



致我的姨父……

文本：三月－六月
图片：七月－十月

* * *

当太阳落下，他正在独自飞翔。

他正在独自飞翔，翅膀大大地张开，使身体缓慢升起，在他的天空世界里这毫不费力。

他长久地凝视着，忘记了今晚云朵的聚集处，那仿佛向他展开的深红色——是从已经消失的太阳那儿借来的。

远远的下面，在云朵之下，是大海。起伏的，依次反射着天空的那些很深的颜色，羞怯地变换它们，因此再也不可能区分是否变得更红还是更紫。

突然，令人难以理解地，他把他的身体转向水面，几乎合上了他的灰翅膀。

在他合上眼睛之前，在他消失在它的不发光的怀抱里之前，他能看见它旋转得越来越快，危险地扩展。

.....

在他的突然俯冲之后，他在飞翔，仍旧湿着。

他在独自飞翔，在一个熟悉的世界，在一片未知的海上。

一片海仿佛在召唤他.....

* * *

—亚历山大！

转过头去他看见另一只海鸥在接近他。他没有意识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鸟不在黑暗中飞，你知道的……

—是，爸爸。我太专注了。

他们开始慢慢地朝他们出发的岛折返回去。

—我的儿子，我看到你现在长大了。过一阵子你将离开我们去自己生活。但是我们仍将担心。

—是妈妈让你来的吗？

—是，她告诉我，如果找到了你，要教你懂道理。

—还是老一套……

他们现在更近了。海鸥的领地已经模糊可辨了，展开在海滩附近。在半明半暗中岛上几个地点的岩石仿佛更粗糙，更难以抵达。

—她是对的，亚历山大。你好像什么都不关心。

你一直飞翔，但是没有目的。你俯冲入海，但是你不寻找食物。你一点也不考虑，你就快到成立你自己家庭的时候了。

当心，我的孩子。当心你最后的结局。

当月亮微弱地升起，夜晚很快来临。

……有什么你所缺少的而我不知道的吗？告诉我……

他们几乎是盲降的。然而他的妈妈毫无困难地认出了他们。她“无声”地朝着他们过来，在她经过之处唤醒了一半的领地。

这将是，真正的，一个困难的夜晚。

* * *

不管他做过多少次，他一直感到一样的热忱。

热忱来自于用不断加快的速度撕开海水的感觉。如果他在水下消失了一会儿，不久就会再次出现做一个控制完美的跳跃。

他的同伴们跟随在他身后。

他也许是群体中最快和最灵活的海豚，捉鱼最能干的，还有那原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跳跃。

那时他们注意到右边的鸟群。

一只在最前，然后所有的都转向它。

一些已经散开去努力地包围鱼。

它们反应得比较慢。除了逃走，没有其他的选择，它们转向圈子中唯一的开口，只是向饥饿的、毫无疑问更快的海豚投降。

再一次，作为“小鱼”屈服于自然的不公平法则，他想知道是否他在消灭比他自己更好的生物。

剩下的这天，他们继续他们之前的游戏，休息了几次。这样，当夜晚来临，他们聚集一起溶入傍晚的宁静。

然而，有一只，不在群里。然而，没有谁担心。他们从现在开始知道了他奇怪的习惯。

* * *

他又在观察日落，毫不费力盘旋在水面之上。

像一个巨大的蛋黄，太阳慢慢地向大海移动。每天的结束也许是它最美丽的时刻。

于是，为了流逝的一天悲伤在减少。有时是感谢，对你不能忘记的那个特别的日落。

.....

水溅了起来，好像什么重物掉落水中，突然引起了他的主意。

在他左侧的远处，他辨认出平静海面上的一圈圈的水纹的开口。

几乎同时，一只海豚高高跃起，在大概同一个地方，他用背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旋转，使同样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肯定传到了他的岛屿，也许远至陆地，谁知道呢。

突然，像是他习惯的，也许不合道理的，他开始朝单个的意外访客飞去。

他所有的想法立刻消散了。

一哎！海豚！

他等着去叫它——几乎确定它将再次出现——当它做下一个跳跃的时候。

海豚，眼睛转向火一样的球体，吓了一跳。它快速转向亚历山大。

那个俯冲一定不是它的所有本领中最厉害的……

“是”，当它在水面上闪烁地出现，简单地说。

亚历山大笑了。

一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吓你。我看见你的俯冲，想要靠近你，跟你说话……

—但是我想，海鸥在这个时间是不飞的，在远离他们的岛的地方！

他温和飞下去到海豚旁边。

它轻微偏向一侧，这样它能更容易听见。

—我喜欢独自飞翔，看太阳落下。

—高处那儿一定很美。

—是的，确实是……

他看着水。

—……在深深的下面，正在发生着什么？是不是到处都那么暗？

沉下去的太阳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不过，到处都是黑暗。没有光……

—真的吗？

在你的世界里甚至没有月亮？

至少有星星吧？

它消极地用摇头来回答。

远在西边的太阳即将触碰到海面。

它转向海鸥。

—飞……请飞起来，告诉我现在从上面看起来是什么样。

他飞上天，过一会儿再次去接近不耐烦的海豚。

—从上面看，好像有两个太阳相遇在地平线的边缘。有一个你看得很清楚，另一个，很相似，深红色，在水面上漂浮了一会儿。

随后看上去几乎溶入到大海的颜色之中。

海豚开始跳得尽可能的高，寻找“另一个”太阳。

—我看不到它……我完全看不到它……

他在观察一个生物，试着用他看世界的方式来看。
一个生物所看到的世界，他看不到。

“别担心”，当时他跟它说。
“我将告诉你我看到的東西。”

“我将为你而飞……”

安静的时刻来临了。在两个合并的太阳前面，在它们消失之前，水面上的圈圈慢慢地开花。

—而且我将为你而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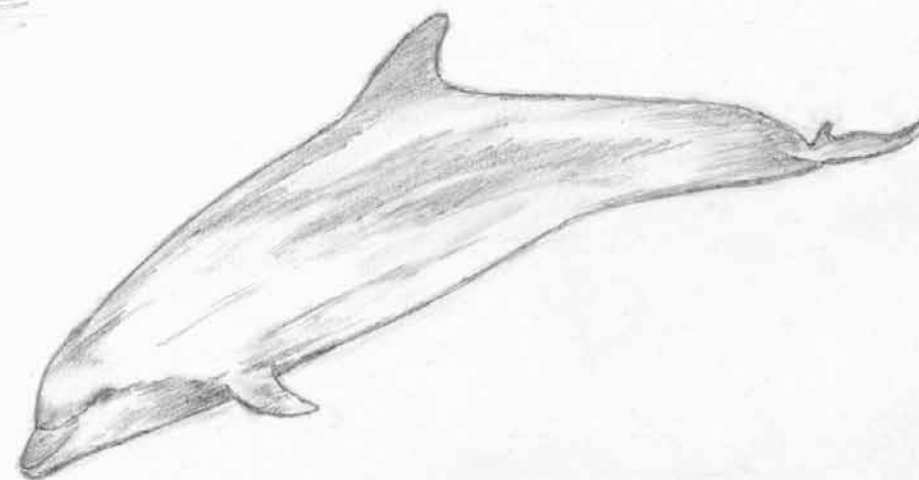
那儿，当这个太阳正在越来越多地穿透另一个，在两个世界的历史上，最美丽，最奇怪的承诺正在作出。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太阳，一个意外相遇的产物。
两个部分适合彼此的样子，你不再能肯定地分清哪一个属于天空，哪一个属于大海。

哪个太阳反射了哪个……

.....

—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
—我叫亚历山大。你呢？
—杰森……





* * *

随着新一天的破晓，他飞向东面的海角。
在岛的那一面，杰森已经在等着了。他在慢慢地游泳，几乎触到水面。

一早上好。
一早上好，亚历山大。
昨天晚上你回去得顺利吗？

一是的，到目前我已经习惯了夜间飞行……
月光对我足够亮了。

一片安静。

一好像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终于还是开口了。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谈话。

当亚历山大把翅膀并在一起成了一个新奇的形状，杰森听到一个他从未想象的世界。

关于茂密的森林，关于风车、房子和道路，关于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关于巨大的多彩的田地……

相应地，亚历山大从未想象过在大海深深的下面藏

着一个多彩的世界，有着海绵、珊瑚和海草，丰富的生物，大的小的，无害的和危险的……

……

然而，似乎最令他们高兴的是当亚历山大为杰森而飞翔。在某些地方，如果他是一只海鸥，他会想要飞翔。

或者当杰森为亚历山大游泳，在某些深度，如果他是一只海豚，他会想要潜水。

最后他们分享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感情。

……

他现在看着他为了他飞翔在小岛之上。在他的两个倾斜的黑眼睛里，只有一只海鸟高高飞翔，它的翅膀大张着。

一会儿以后他听他带着同样的奉献精神，描述他怎么看岛屿，包括连到沙滩的岩石，那儿的海水最初是绿的，然后是浅蓝和深蓝。

那时他感到风在用力刮，但是这没有使他离开；那个时候他保持静止，不费力地，在空中。

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没有停顿。

当亚历山大远远飞离它，它变小了，他一次又一次告诉他，大海看上去好像被土地和地平线包围了。

当他在空中俯冲，他是怎么看它旋转的；当他温和地减速，微微张开翅膀，他是怎么感觉的；当他升起一点儿随即俯冲之前几乎碰到水是怎样的。

他连续说着，对于飞翔的感觉，有着不寻常的热情。

他跟他解释，当你高高地在那儿，当你离得远，东西就显得小，弱。而且细节显得不重要了。

你在上面感觉更大，更强。

距离消失后，你又变成另一只海鸥……

他重复着，当你飞得高，细节显得不重要了。当你飞得高，万物显得像细节。

杰森，在他的旁边，随后闭着眼，试图从上面看自己，从上面看岩石，岛很小，微不足道，海卷起了它——最初是绿的，之后是深蓝的……

……

然后不停说话的人变成了他，对于游泳的感受，有着不寻常的热情。

他描述当他移动到海的深处时他是怎么感觉的，当他逐渐开始加速时又是什么感觉，他怎样突然转身朝向

水面，在他最后跃向空中之前，看云越来越快地变成各种形状。

亚历山大一次又一次问他。

一次又一次杰森告诉他，当你在水中，当你在其中某处感到“悬浮”，你的每一个动作变得缓慢。每一个时刻都好像在持续。

而且时间好像不再重要了。

之后亚历山大闭上了眼睛，他试着感觉，即便是一小会儿，迷失在海底深处的某个地方，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无限的世界里。

他现在在平静的水面上一动不动。

他在看杰森为他游泳，在他不能企及的深度慢慢漂走，变成了海水的颜色。

距离，这儿也是，在改变现实。

他在等待，不耐烦地看着水里。

直到他出现。

好像一个影子穿进光里，他一点点看清了一些形状。然后他看到他在口鼻部托着什么东西。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那样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朝着岛内飞了。

作为一只海豚，他从未见过一朵花。

因此，当亚历山大持续观察一只躺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的贝壳，他第一次拉海里的某个如此纤弱、如此易碎的东西……

.....

同样的，那天剩下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平静地，在对话和故事中，在两个精彩的游戏之间，在分享他们的感受、情感的努力间，时间消散了。

现在他们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彼此，他们也能看见他们自己的世界更美。

发现它新的面貌。

观察那些之前被忽略的东西。

现在，一个通过另一个的眼睛看，带着研究、探索的精神，他们再次意识到他们对自己的世界了解得多么少。

在地球上他们所依附的只是一个无限小的部分，小得几乎不值一提。

决定已经做出。

明天他们一起离开。

他们朝大海边缘的大岛前进。那个岛叫做大陆。

那个晚上整个海鸥的领地保持着不眠不休，因为一个妈妈“沉默”地哀诉。

* * *

他在空中转了一个小弯。他的爸爸和兄弟们正在向着岛飞回去。

他的妈妈之前已经跟他道过别。她是如此精疲力尽，飞不动了。

他决定不跟任何人谈论杰森的事。

他没有对妈妈说，也许只是因为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一只海豚在任何事情上支持他，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是不可能的。

对他父亲，他只是提过一只也将去陆地的海豚将跟他一起旅行。仅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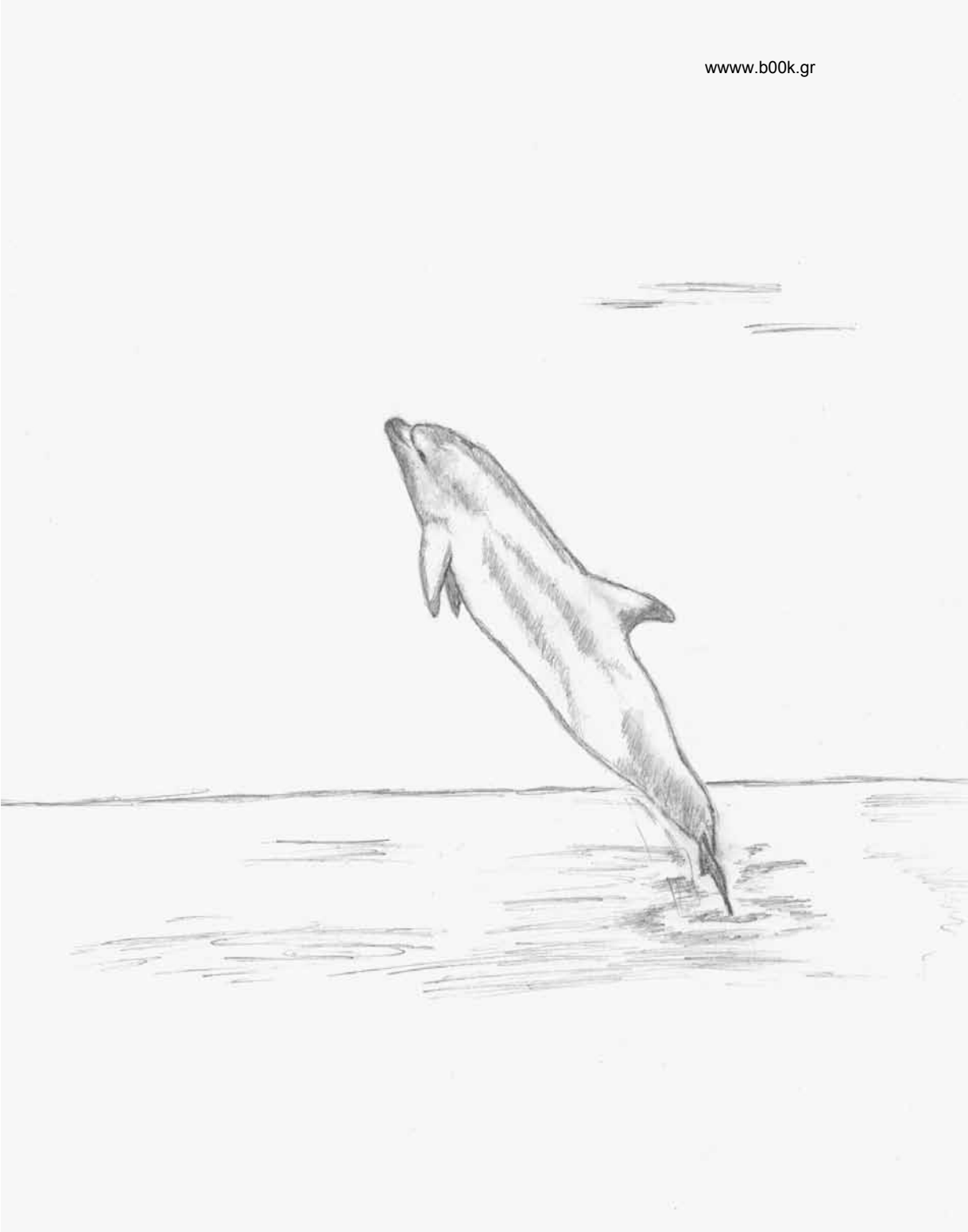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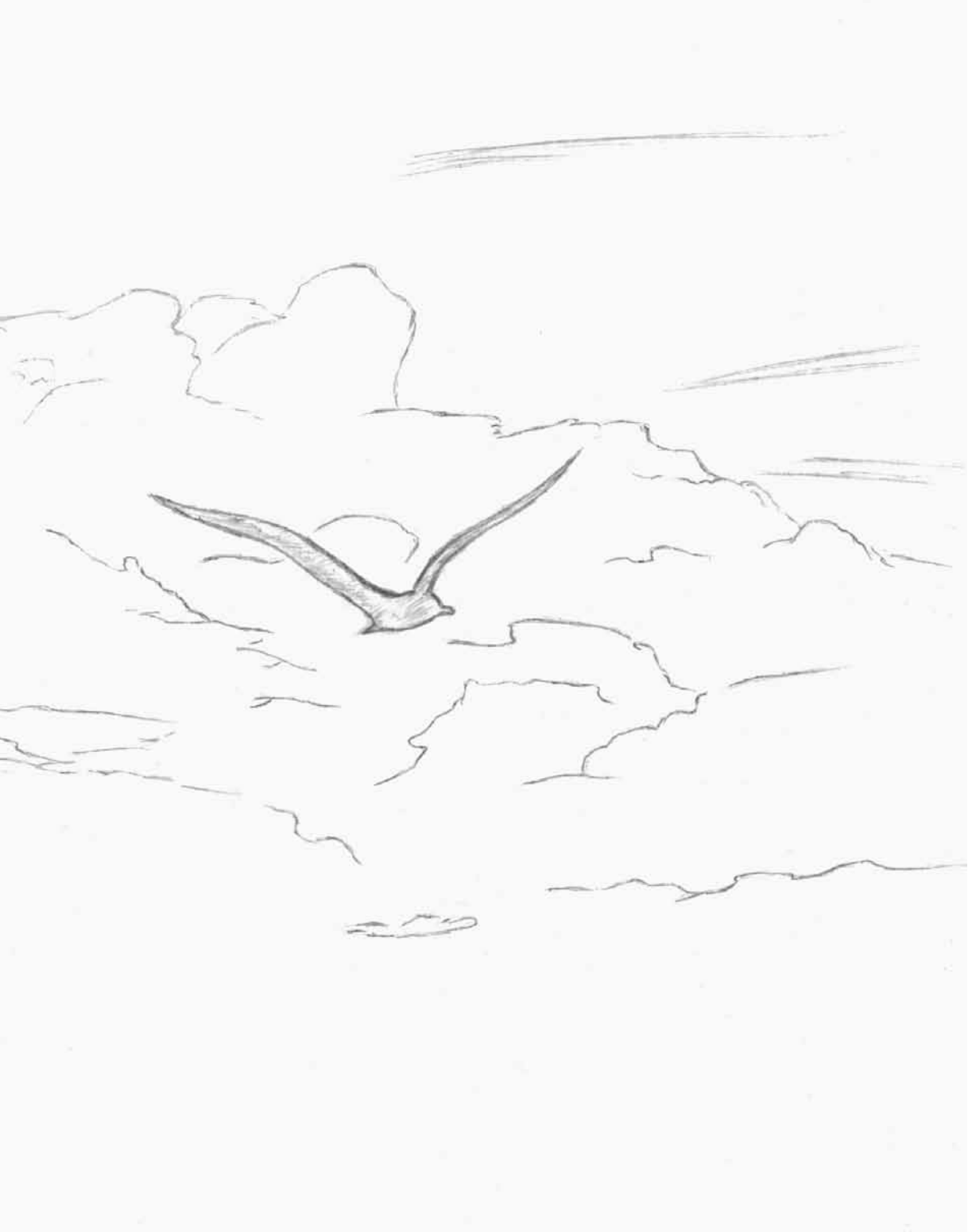
“它会耽误你，你该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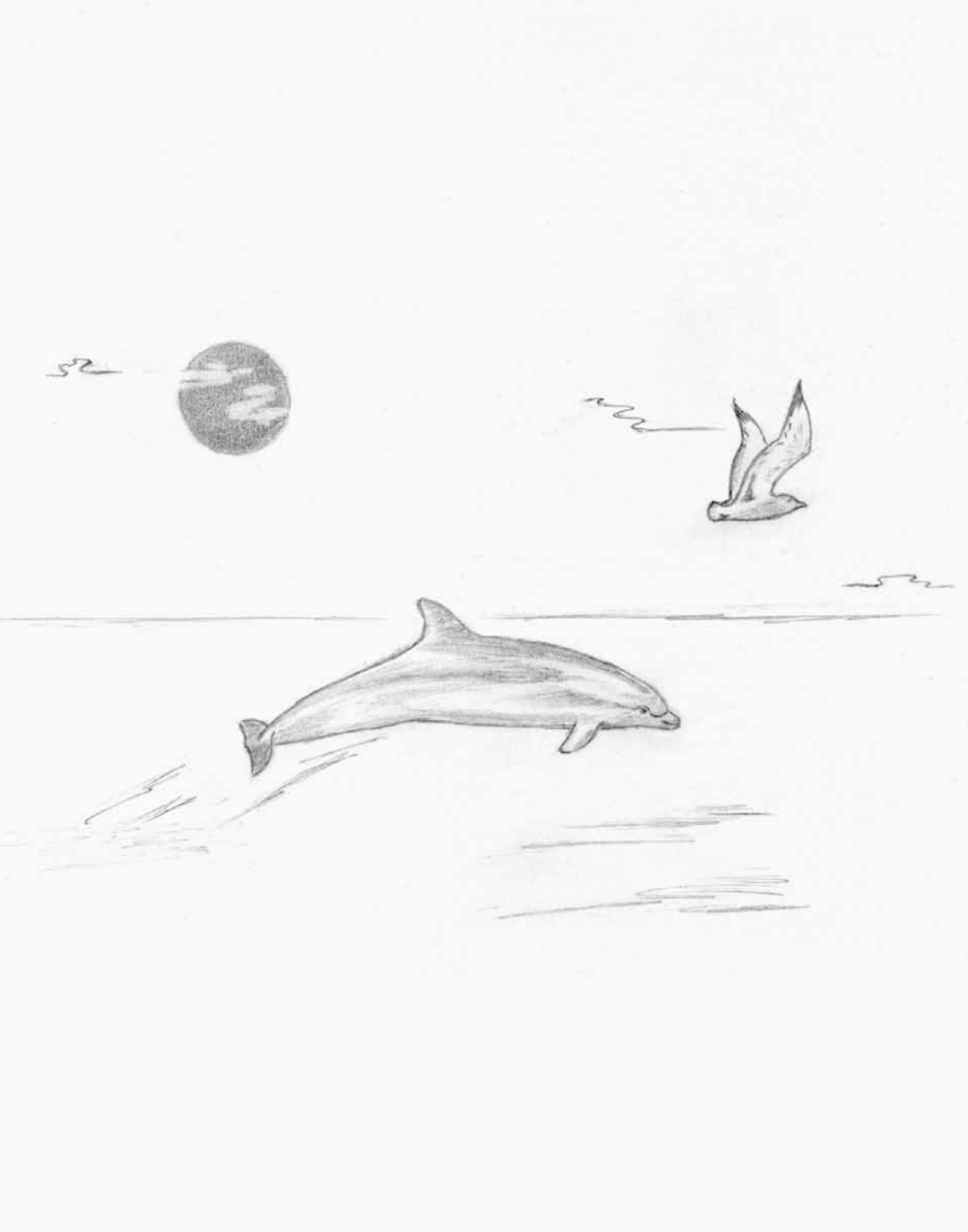
“没关系，父亲……”他说，“我会有一个同伴。”

对于其他的，那些刚好看到他离开的，只是一个巧合。那只海豚游得很快，间或做些小跳跃，跟亚历山大去往同一个方向。

他们两个少年只是渴望发现更多的事物。两个少年渴望学习。

渴望，如此，生活。





* * *

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需要至少两天才能抵达陆地。如果他们俩都能飞，就能差不多早到一天。

他们连续地前进，只是偶尔停下来，多半是杰森因为他游泳的速度而疲惫的时候。

就一只海鸥来说，飞得比较慢的话也许更累。但是他不想要飞在前面。他喜欢去观察他的朋友游泳。他喜欢他们在一起的感觉。

.....

亚历山大去过陆地，不记得确切是什么时候，那时年纪小多了。

那时，跟他的父亲和兄弟，当他在虚弱的时刻向他们许诺过这个。

从那些少数狂热的日子里唯一留下来的，是一些已褪色的影像，没法分辨哪些是他自己看到的，哪些是听年长的海鸥描述而存在他的记忆里的。一个传说说过岛在大海的边缘。

到了他自己来看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的时候了，从别人的真相中去区分他自己的真相……

杰森，从他那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习惯了游泳，在远海，远离陆地和居民。

这是第一次他随着大海如此接近人类。

.....

他们在无云的晴空下肩并肩停留。

当触到水面时他们很累，那道阻碍他们旅程的分界线，明确了他们能力的程度。

那条线他们不能只是穿过一会儿。然而，只要需要，就去尝试未知。

希望这是他们不曾拥有的。

如果像岩石那样坚硬和难以通过，像土和沙一样不透明，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从不想要学得更多。

因此，这个共同的边境，应该以某种方式命名。

但是每个他们能想到的名字好像都不合适。一个所提议的，总被另一个否决。最后他们没有达成任何结果。

“为什么不简单地叫线？”过一会儿杰森问。

—这个太简单了.....

—分界线？

—这个太长了.....

—蓝线？来自大海和天空的颜色？

—.....

亚历山大，看着知道地平线的水面，微笑着，同意了。

这样他们继续前进。

他们向着那条线平行地移动，划分开他们和他们的世界。

对着蓝线平行着。

也许既然他们已经命名了他们的界限，现在他们知道哪个是，也许现在他们有能力打败它。

* * *

他们很幸运。

他们一直按着走的大致路线——几乎感觉不到地更靠右边——一座岛现在能看到了。

当太阳向着大海下落，为了即将来临的夜晚，那将是一个安全的避难处。

当他们接近时，看到巨大的岩石雄伟地耸立着。
还有金色的、彩色的光线。

在不受阻碍地升起到岛屿的平缓的顶峰之前，陆地开始从海上突然出现，边缘是破损的，然后继续平坦。亚历山大现在朝着它。

他看着他飞翔。

一个小白点在风中滑行，向多石的凸起挑战。

他越飞越高，穿过起伏的高地，突然耸立的岩石，平静的顶峰。

他消失在山后面。

落日改变了气氛，介于一层奇怪薄雾中的斜坡之间。

在里面，颜色和声音在消散，动作变缓，万物变成一道微不足道的阴影。

只有他的身形凸显出来，飞翔在小房舍上。

他的啼叫因周遭的宁静而被意外地放大。

传播到各处，淹没了这个地方，像一波大浪击中周围的岩石，在回到它的源头之前，在被束缚和消亡在那层薄雾的平静之前……

他随后飞回平缓的顶峰。

.....

当太阳落下之后，他们朝岛的另一边前进。
他们在黑暗中抵达了小港湾的尽头。

在那儿，在村子前，在半开的窗户透出的暗淡的光线中，他们疲惫地睡去。

* * *

他们被渔船收网的声音唤醒。喘息着的移动的声音，强力地传播到大海和天空。

在后面，来了一群海鸥。

在啼叫和拍打声中——从其他海鸥的路线来确定他们的路线——他们饥饿地对着海面上浮现的小鱼或者被渔船上的人扔掉的那些没用的海产俯冲。

在杰森刚一出现在蓝线处，他就去靠近他。
这一天已经开始了。

.....

他们看见村庄散布在山坡上，白色的，充满阳光。

他们随后沿着多石的港湾边上前行，在那儿岩石让位于沙滩。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因为还是清晨。

在飞向船和海鸥群之前，亚历山大再次飞翔在小房舍上。

杰森，相反，在村庄附近的水面上停留了一会儿，看着花盆和绿化妆点的房舍，有着蓝色的窗户和有艺术感的阳台。看着有着石阶的小街，有着高高钟楼的粉刷

过的那些教堂……

然后他消失去探索他的世界了。不过他没有走近渔船。

.....

他在鸟群后面飞得远一点，也没有比鸟群高多少。

对他来说似乎很奇怪，海就在周围，这些海鸥却如此为食物争斗。因此他带着复杂的情绪站着看它们。

然后，出乎意料地，其中一只从鸟群中离开，开始朝着他飞。

“早上好”，来到近前时，不知名的海鸥有礼貌地说。

—你也早上好！

“你是这儿的吗？”他随后问。“我想以前我在岛上没见过你……”

—只是路过。我们来自一个很远的岛。
我们要去陆地。

—“我们”？你和其他的海鸥吗？

亚历山大不由自主地微笑。

—不是的。

.....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一对！”彼得承认在开玩笑，在两个朋友间游泳。

—你住在这儿还是你也来自其他地方？

—我出生在这儿，而且在这儿几乎住了一辈子。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岛。我不时飞去陆地，但是我总会回来。

我的朋友们、我的亲戚们在这儿。

他们避免问关于陆地的任何事——可能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

“这些大白房子到底是什么？”杰森随后问，稍微一下改变话题。

他们看着村子。

亚历山大觉得很奇怪，他的同伴观察到他自己迄今为止没有从上面注意到的。

“你不知道吗？”

“这些大房子，每个都是上帝的房子”，彼得回答。

一个困惑的时刻来了。

—海鸥之神房子？

“或者可能是海豚之神的？”海豚补充。

他看上去一直在等着这个问题。

“没有海鸥之神或者海豚之神”他跟他们平静地说。

“甚至没有人之神。只有一个神。不管名字叫什么。

这些大白房子是他的房子。”

“他住在其中一个吗？”亚历山大坚持问。

彼得理解地微笑了。

—他住在万物里。在那些里面和在我们里面。他住在云里。在海里。在沙子的最小颗粒里。

他创造了万物，你看。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

他知道所有的事。过去，现在，将来……

我们在生命中做的所有坏事，我们都会得到惩罚。我们做过的好事，我们会得到奖赏。

他将在我们离开时审判我们……

他大睁的眼睛里是同样的平静，那也存在于他的话语里。

.....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转过来看杰森。

—他为什么要审判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我们属于他。
他创造了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相信他的人不问为什么。

—为什么？

“但是因为他知道，不是我们！”他说，很吃惊他居然不得不跟别人解释世上最简单的事。

“对不起”，他补充，“但是我现在得走了。”

拍打着他的翅膀，他飞到两个旅行者的上面。他再一次宁静地看着他们。

“相信他，我的朋友们”他跟他们说。

“他一直想要你一切都好。”

木船，收了网，在接近村边的码头。
他再次朝那儿飞去。

“他一直想要我们一切都好……”亚历山大怀疑地重复。

“我的父母一直也是这样。”

“然而，也许，他们从不知道那是什么。”

……

他们离开前往远海。

在他们身后，船正在码头上停泊。

* * *

他们遇到的岛现在已经消失，陆地看上去不那么遥远了。

他们上面的天空到处被各种灰色的云所遮盖。大海很平静，也很灰色。

他们两个，两个身影迷失在玻璃世界里，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无色的日子里。天空和大海的边界看上去消失了一天……

他们并排前行。在无限的蓝线的镜子里，好像它们是彼此的反射。

他们在一起。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将并排存在；他们将一齐前进，在两个世界里，在大海和天空里，作为一个生物，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同时是原型和映像。他们像这样住在镜子的两面。

.....

他跳得很高。

尽可能得高。

他停在空中，开始下落，最后尾部朝下落入水中。

在那个时刻，亚历山大飞向空中。

实际上下降得快多了，可能看上去他轻微地转动了他的半开的翅膀。

在继续他的飞翔以前——通常是再次，他开始于一个持续很久的转弯以一个完整的圆圈为结尾。

杰森尝试了类似的。他在空中跃起，做了一个转体，他又跳入海中。

.....

他们现在肩并肩漂浮着，独自在蓝线。

他们一定很疲倦，他们的游戏，不管他们持续了多么短暂，却使他们更疲惫。在开始前他们就知道，但这没能阻止他们去做。除此以外，这样他们能在旅途的单调动作中得到休息。

他们肩并肩漂浮着，独自在蓝线。一个灰色画刷的两划，遗留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

“你听见什么了吗？”杰森问，打破了寂静。

—没有，听见什么？

—好像有从远处来的轰鸣。

他刚说完，同样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次亚历山大也听见了。

他很快地飞上了天空。云朵很远，靠近陆地，变得厚重，甚至变深了。

“暴风雨要来了！”，当他朝着杰森移动时，大叫着。“我必须朝前移动……”

他看上去甚至更担心。

“快点飞！不要等了……现在就走！走！”

.....

他贴着水面低飞，灵巧地移动他的翅膀，不断加速。海面被新生的涟漪渐渐打破。

他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快。虽然风好似有不同的看法。

当海浪开始变大，他被迫往高处飞。风力继续增大，不时改变方向。雨的气息现在包围了他。

傍晚变成了黑夜。

夜晚被闪电的亮光变成了白天。

他将继续，不顾像海浪一样倾泻的雨。

.....

他在海面上游泳。一只海豚对抗着布满泡沫的大海。

高高跳起，跳得尽可能的高，在同样的海浪上滑动。希望闪电再次照亮大海。

.....

陆地现在很近了。风终于转向了对他有利的方向。但是雨一直在增大。而且他的翅膀背叛了他……

他精疲力尽掉入水中。

* * *

太阳现在照着平静的天空。海很平静，突然宁静好似从未醒过来。

但是岩石显露出前一晚有什么事发生了。

土还能闻到雨的味道……

一整天他在叫着他的名字。一整天。

他小心地查看着岩石。他估摸着自己不应该离他搜寻的地方太远。所以他继续寻找。

他问遇到的海鸥，是否见过他。他恳求他们跟他一起去寻找，去留心，去帮助他。

但是他们有其他的事要做。他们不久放弃尝试，去外海寻找食物。

早上变成了傍晚。傍晚也在继续。

然后黑夜回来了。

当月亮投影在海面上，他依旧在独自看着岩石。

他听见一个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微弱得仿佛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几乎停止了呼吸，听着寂静。然后他听见了同样的声音。

像一声口哨，在晚上，能被远远听见，飘荡在蓝线上。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回答得足够响。他只知道他又开始游泳了。撕开海水再一次获得了意义。

那就是他再次为他游。

* * *

新的一天开始了……

游近他躺着的岩石，他看着他睡觉。
海浪 冲洗了他的翅膀。盐分对他的伤口很有好处。

他张开他的眼睛。只有在那时他接近他。
—你疼吗？
—不太疼。

他的身体被擦伤。在海浪终于有一次把他冲上岸之前，很多次把他击打在岩石上。
他想要张开翅膀，但是他停下了，因为他右边翅膀的剧痛。

—翅膀断了吗？
—我不觉得……我根本不能动。
也许骨裂了。或者某个骨头错位了。或者只是因为被撞疼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飞。

—别担心，亚历山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过得比预料的快。

在海变得汹涌的日子里，他笨拙地爬上高处的岩石。在海平息的日子里，他笨拙地掉进水里游泳。

他们边往上移动边说话。
他们缓慢移动，累了的时候，他停下来在附近光滑的岩石上休息。

后来杰森给他带来海床的碎片。
他给他带来他发现的最美丽的贝壳，大的小的，硬的脆弱的，小心地用他的长鼻子顶着。他给他带来各种形状的海绵、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珊瑚。

把他们留在水边的岩石上，在那儿海很容易把属于它的东西带走。

然后他们继续移动，与岸平行。

.....

像亚历山大俯冲入海时有时会旋转一样，他在他前面游泳，不断转动他的身体。

其他时候他惊人地几乎完全停留在水面之上，只用他的尾巴支撑。

或者，相反地，他把全身藏起来，只留下尾巴去通过蓝线，跟他的朋友打招呼。

当他让他做，他高高跳起——尽可能的高——在大海再次把他拉下来之前。

他现在能伸展他的翅膀，上下移动，没有特别的疼痛。

.....

从岩石到岩石，他听杰森不停说着海里的生活，让他更多地告诉他在陆地上的生活。

从岩石到岩石，他听杰森跟他描绘他不能看到的深处的那些事。

在深水中的沉船，有损坏的桅杆和腐烂的龙骨。有着恐怖的黑暗开口的小洞穴内部。直接开口到海里的裂缝——巨大，满是黑暗。

在几乎他所有的漫游经历中，杰森都找到不同的东西带回给他的朋友.....

之前从未有一只海鸥学习到这么多关于星球上的这个巨大蓝色的部分。

也许从未有一只海豚知道这么多关于大海的每个细节的美。

.....

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持续地吃杰森用头突然摆动而撞上岸的鱼。或者他从他朋友口中取小鱼。

没有什么羞耻的。没有义务承担。

除此之外，他们从不是两个相异的生物，他们只是有着同样意愿的两面。

去探索眼睛能够抵达之外的世界的意愿。

.....

他再次张开翅膀飞翔，对增大的风力漠不关心.....

* * *

他们在大河的河口分开了。

如果你愿意，从上面看你就能相信，那不是流出来进入大海的河，那是深入陆地分裂陆地的大海。

亚历山大将沿着河到它的源头。杰森将继续游到陆地和大海的边界，一直到距离他们很远的每晚点亮的灯塔。

在灯塔他们将再次相遇。

.....

靠近那个古老的灯塔，亚历山大会描绘他自己在刚才第一次面对了什么。

一条蓝河流入绿色的植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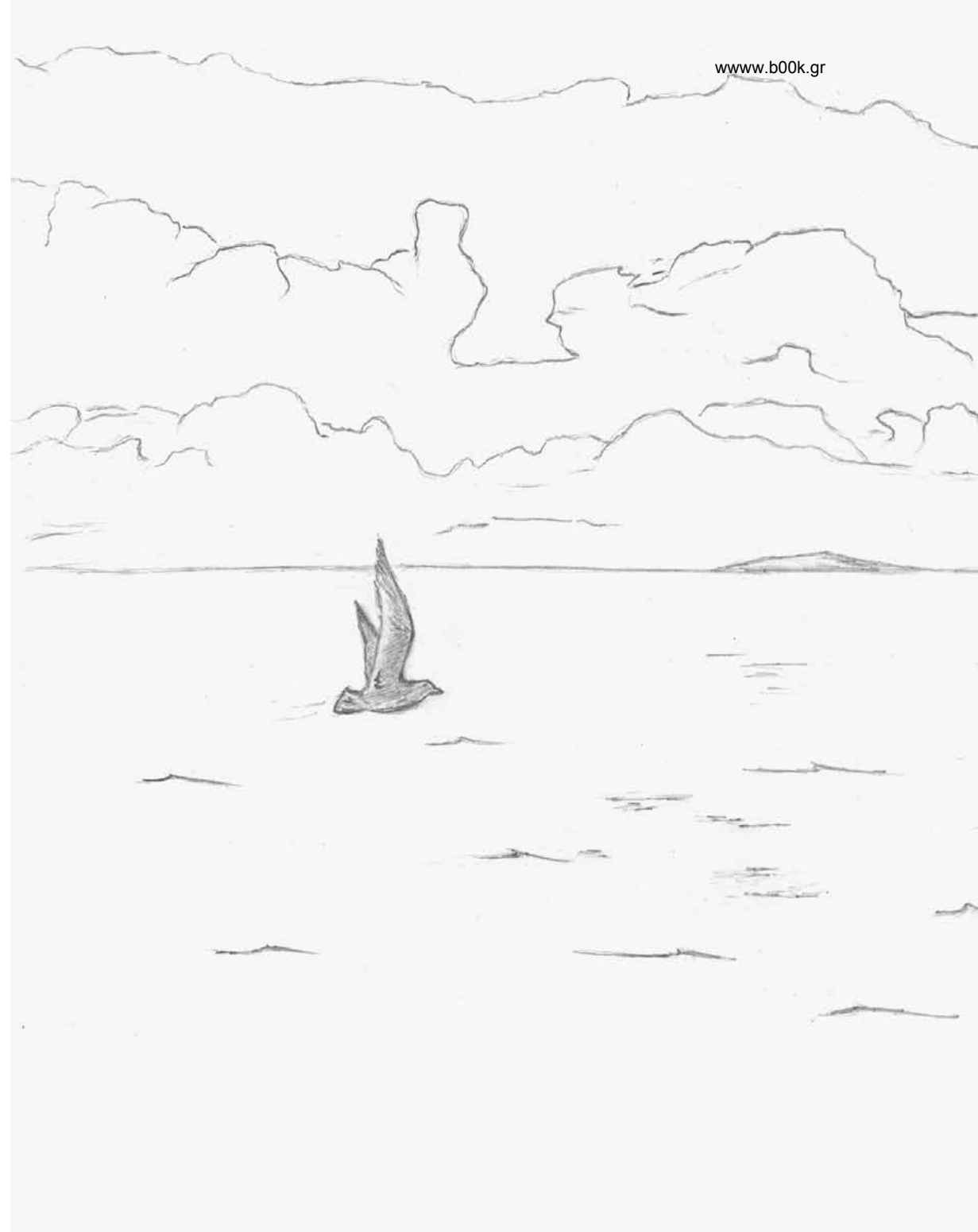
一条白色的喧哗的瀑布把彩虹藏在薄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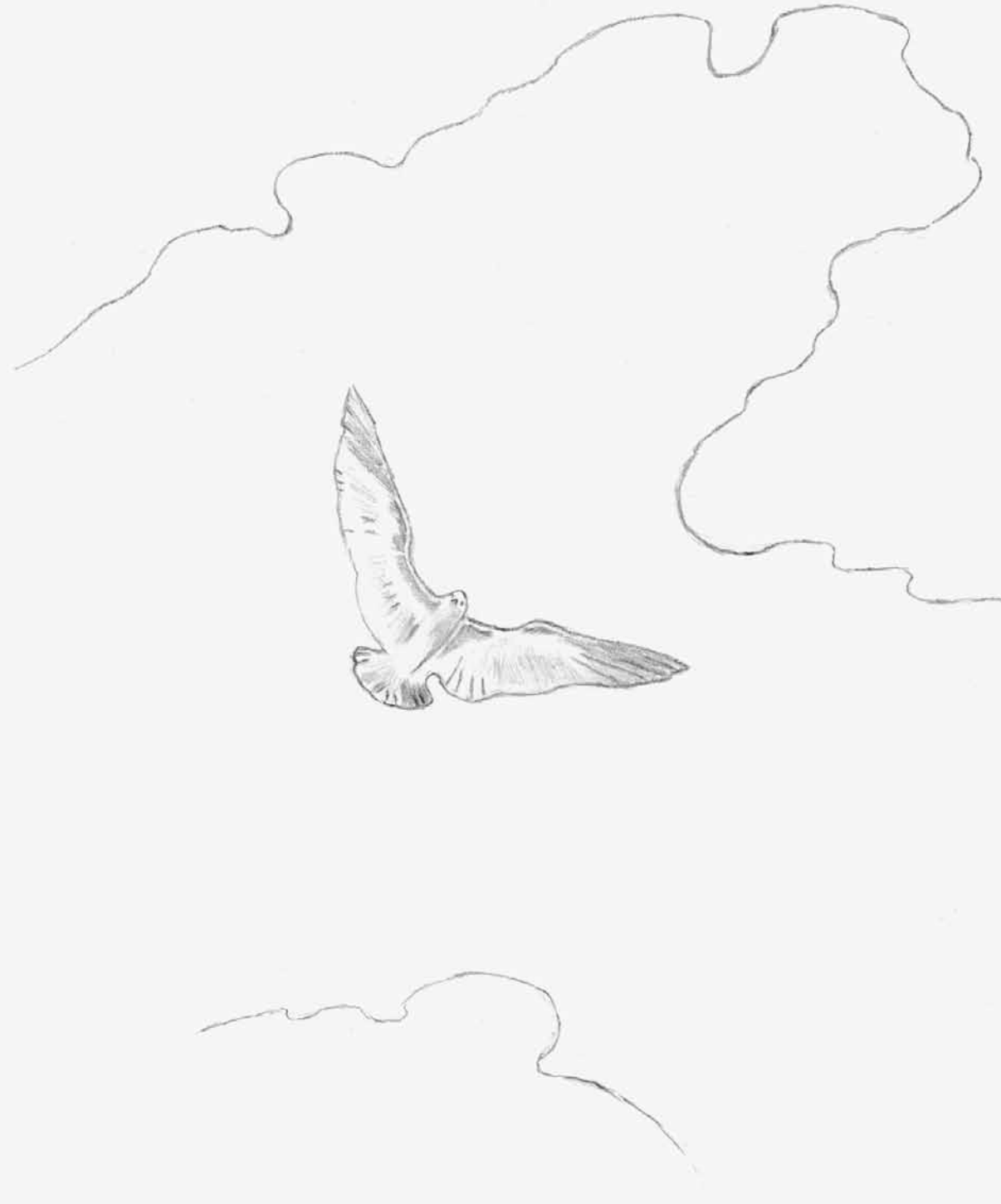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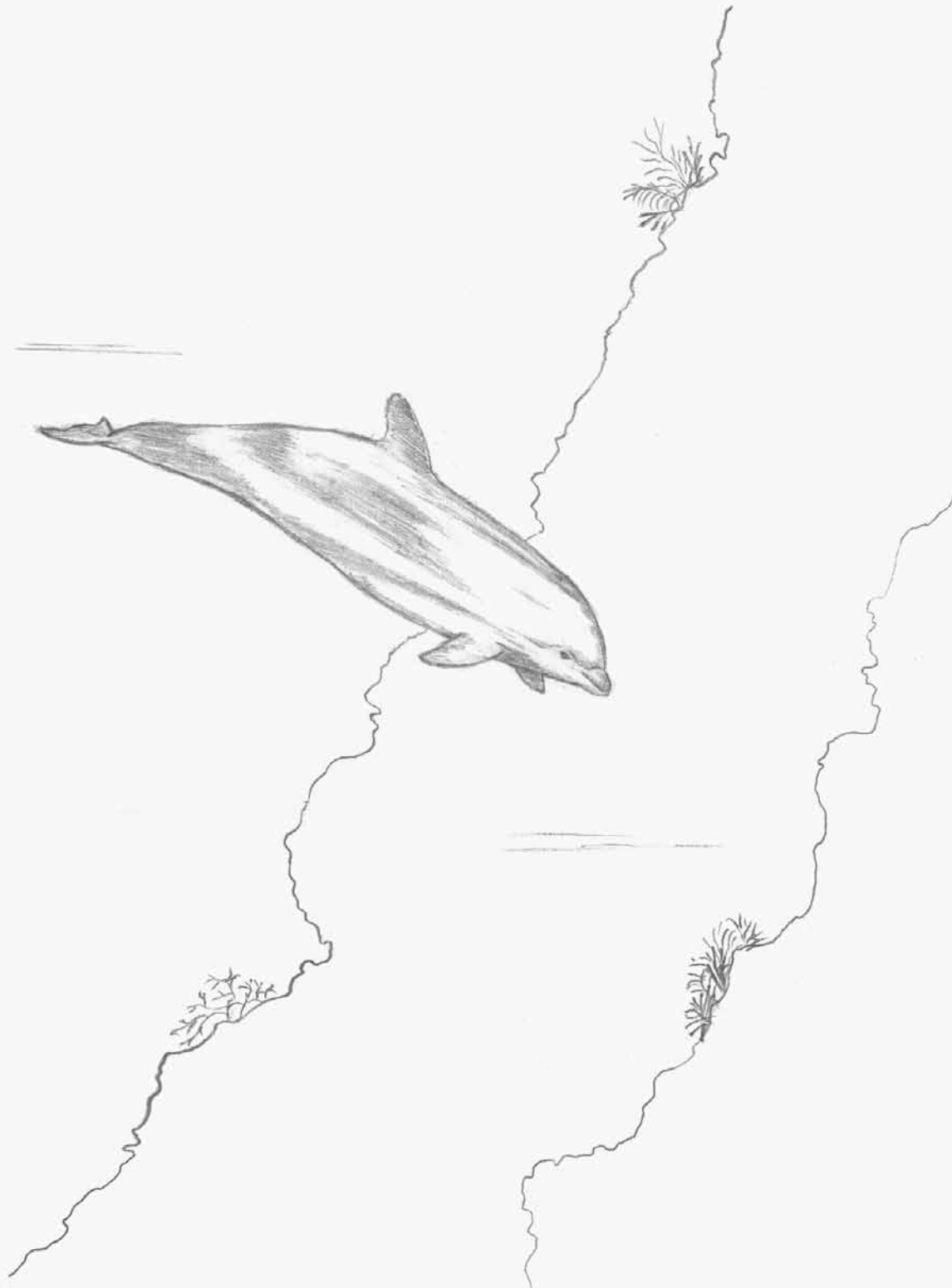
他会描绘云朵落入湖的镜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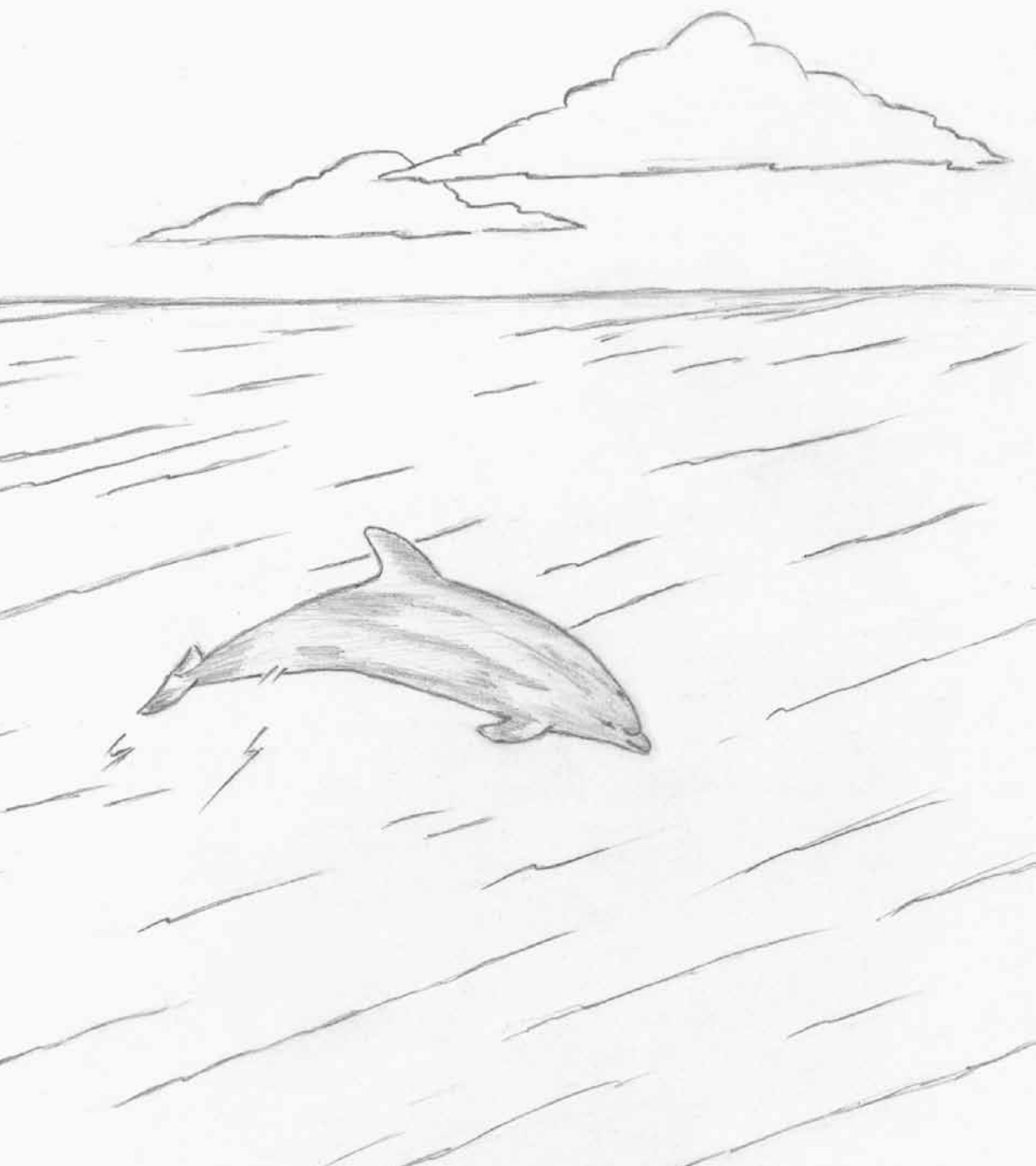
雪留在了冰封的群山。

靠近古老灯塔的某个地方，两个旅行者将再次互相交换他们的知识。他们将告知他们的感觉。

因此，他们将分享同样的记忆。







* * *

他见过他们！

他们在海中伸展开他们苗条的身体。

但是他们无疑是最危险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们是隐形的。而且他毫不警惕地笔直朝着他们移动。

他的感官突然敏锐起来。

他让自己的身体在空中落下。等降到了足够低的高度，他减慢了速度，灵巧地转动翅膀。

.....

他现在飞在杰森后面一点。他现在叫着他的名字。但是在水下面游泳的影子以同样的速度前进。

他把身体降得更低，这样他的翅膀几乎接触到蓝线。他仍旧飞在杰森远远的后面。他一次又一次叫着他的名字。

通常他会现在升起来呼吸。但是他不能再等了，网看上去已经非常近了。

他开始飞得更快，超过他。

然后，没有减速，他升高了点儿，立即转过身体，并且笔直俯冲入水。

.....

收起他开始的弧线以便避开他，他再次接近他的朋友。

吓了一跳。他们几乎撞上。

在距离它只有几米远的停下了，他们安静地观察它。

杰森先开口了。

一谢谢你。

亚历山大，还在心烦，大大地微笑了。

“你看”，他说，“一只海鸥在你上面看你是什么感觉？”

“我看……”他回答，也在微笑。

“……很遗憾，一些其他的没有……”

把目光从网上移开，他转过去看着他。他回了一个内疚的眼神。

“确实”，他承认，“我从没跟你说过我的父母。”

直到那天，亚历山大以为杰森的父母在是他们群体里的其他海豚。

“那时我太小了，我记得……”

“我们在靠近岸边一起游泳，但是我在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当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正在跟一只很大的棕色水母玩……”

“他们都被困住了……彼此离得不太远。离水面也不太深。

他们试图离开。用嘴咬网。”

“当他们看见我，他们又开始叫。他们叫我停下来。

当我最后停下时，他们叫我走。走得远远的。不要回来。不要往回看。就转身走开，越快越好。”

“我站在那里僵住了。”

“然后我转身离开。”

没有回头看。”

.....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近过岸边。我从不接近人。

我去了外海。在那儿我发现了其他的海豚。在那儿我长大了……

在大海和海鸥的岛屿。”

“我记得，他们过去常常告诉我，我的父母没有死，他们还在大海的某处生活着。”

“我记得我那时相信了他们，亚历山大。”
“也许，他们仍旧相信……”

“不管怎样”，他随后说。
“没有人永远活着。我早一点明白也许更好。”

.....

他们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感情常常想要用言语表达出来……

—你有没有后悔过你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没有等着答案，他又问。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离开？

杰森出乎意料地反问。
—你呢？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回答。
“我肯定不知道。”
“我知道得这么少……那么多要学的……但是其他的海鸥不理解我。
我想某天这些会发生的……我某天会离开的，甚至独自……”

“你呢？”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如果我离开了。也许我永远不属于任何地方。我从来没真正感觉我属于我们的群体。我属于某个地方……

.....

那个早上没有刮风，然而水看上去在悸动，好像它是活的。

—……也许大海该被谴责。它属于每个人，但你不能独自拥有。

—谁知道，杰森……
也许这样最好……

他们在一起很自由。一起继续他们的永恒的旅程。

* * *

他在海湾的沙滩边缘待了一会儿。直到最后他看到他来了。

他落下来在他旁边。

他看上去很心烦。他好像藏着心事。

“这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一天”，他低声说，他的眼睛突然模糊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亚历山大？”

有一会儿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始。

“在山后”，他终于说，“在那些山后面很远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的一个地方，然而离海很近，有一个垃圾场。都是垃圾。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今天，我在那儿……

“然后呢？”

在用同样的激动情绪继续讲述之前，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最糟糕的部分，比所有的垃圾、比腐肉的臭味更糟糕的，是海鸥住在那儿。”

“你明白吗？
海鸥。”

“在这些垃圾上饱腹。在肉块和丢弃的面包。在人类的剩菜上……”

“海鸥不在乎那个气味。不再在乎无尽的垃圾堆。已经学会那样生活。

已经学会低飞，远离天空。海鸟飞离了大海。现在已经忘记海了。

只是食物的来源。他们在这儿能很容易吃饱肚子……”

他的眼睛流出了眼泪。

“有一会儿我在他们当中飞，大量的海鸥准备好俯冲向即将到来的垃圾。

在那个时刻，当他们渴望地期待新的垃圾，都一起冲向新运来的垃圾，抢先拿到一些食物……在那个时刻，我感觉渺小。极小。简直不存在。

不能言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说。”

.....

突然他的脸平静下来。激动情绪不见了。他的眼睛好像哪儿也没看，他的声音变得空洞单调。

“我从不能说服他们，杰森。我感觉。我知道……

我能看到我的每一次尝试会没有用。已经毫无用处。

即便我如此想要去帮助他们看……

看他们自己。

提醒他们只有吃，是不够的。只是去生存是不够的。能再次生活。重新开始生活，杰森。

再次开始想着周遭的世界……

关于他们自己……”

“但是我安静地站在那儿。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永远也不能说服他们。

说回到那时……

在我出生的岛上。我一起长大的海鸥。

我不能，我试着不用语言说服他们。那不是能被证明的事。不能用动动你的嘴和翅膀来解释。”

他在说，好像是自言自语……

“对他们来说，我一直是个奇怪、孤独的海鸥，杰森。

他们从没感觉我只是想要学习怎么思考。他们追逐食物。他们追逐今天，忘记明天。

但是我不能那样生活。我得了解我自己。关于天空和大海。

所以我独自离开去飞翔。独自，即便我从未想要这样……

然而我爱在小岛上高飞。

当你飞得高，所有的东西好像琐碎。

最重要的好像只是飞得高，我的朋友。飞得尽可能的高。”

“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他们和我自己做的，如果我最后选择做什么，杰森，那只是做我自己……

不是假装我是别的什么人。

敢于生存。”

“但是我永不能说服他们。不仅是他们，而且还有垃圾场的海鸥。

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向好像已经忘了他们有翅膀的海鸥描述飞翔的感觉。徒劳寻找在其他地方的翅膀。

他们会问我意见相左的理由，我不能描绘你挑战着风、不被风击退的时刻。

最后他们会问我剩下什么，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最后没有什么留下，杰森？

怎么能告诉他们没有回报？”

杰森安静地站了一会儿。他听到的话让他想起了在日落时一只海豚看着太阳。当周遭都是黑暗一只海豚寻求着光。

因此当他说话，他的声音中有着同样的悲伤，在他的眼中有同样的空洞的影像。

“我们永远也不能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

也许，如果我们有一千条生命……如果我们有一千种思考方式……

如果有一个办法在每个人内心让他们开始。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好。海鸥和海豚，所有的生物，将会从第一天开始生活。

生活将不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

你和我永远不能说美丽的谎言。而且对于真话的恐惧存在于每一个人。但是，观点是不能教會的，我的朋友，我们知道这点。观点永远不能转让。

这只是天生的，也许像一个火花，我们内心的一个时刻。我们让它闪耀，或者我们用灰埋上它……”

“也许任何人没有必要去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我们自己说服自己。”

亚历山大张开他的翅膀。

他紧紧地拥抱了他的同伴，轻轻地把身体浸入水中。

“我很幸运有你”，他静静地说。“能遇到会思考的太少见。对别人曾经告诉他的会感到怀疑。”

眼泪从他们的眼睛里滚落。

“在我遇到你之前，我以为我在世界上很孤独。我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得不做自己……

我们不得不做自己……

所以，我们也许某天将会相遇。”

他们在一起，恰好在蓝线，对抗两个无尽的世界的孤独。

他们不是在为他们自己哭。不再是。

他们在为那些也许不能哭的而哭。当你学会没有束缚地思考，你就能无限制地去爱。

你能为他人哭泣。你甚至能为他人而飞翔，或者游泳。你能感受他们的感情。

而且你不再只为你自己存在。你为每个人而存在。

为了那些你不认识的，为了那些也许永远不知道你的。

当你爱的时候。

亚历山大看着海面。

“我怎么能跟他们说，杰森？我怎么能告诉他们这些在他们周围的是垃圾，既然他们自己叫这些是食物？

既然‘垃圾’这个词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既然，即便它存在，他们早就已经忘了它的意思。

既然，那么简单的，他们替换了它。用刚好相反的……”

他对着水中他的倒影尴尬地笑了。

“也许在我长大的岛屿，和那个我们相遇的有白房子的岛，和海鸥追逐的木头渔船……也许它们都是垃圾场。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

杰森继续说话，不应该结束在那儿。

“也许甚至现在我们在一个类似的垃圾场，亚历山大，然而不想睁开眼睛……”

他们的视野如此模糊，海好像消失了。

“没有一条分界线，亚历山大。没有一条蓝线。有许多。它们禁锢了我们。然而，我们看不见它们。我们不想面对它们……”

.....

“我们一直看见我们想看见的，我的朋友。如果我们想看见，我们就什么都能看见。在任何时候……”

“或者我们一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的眼睛清晰了，当他们的眼泪落入大海。

* * *

岁月平静地过去了。

亚历山大和杰森不再是曾在海中那个多石的岛屿上的他们了。他们变了很多。

他们变了很多，从少年变成了成年。

然而你能辨别出他们以前的一些特征。而且他们的眼睛里仍旧有着同样的探索精神。

然而，那儿，没有其他的海豚像他知道得那么多。

关于水果，树和花。关于湖泊和河流。关于瀑布，火和火山，悬崖和峡谷。关于季节，雨和雪。关于云。当你飞得高，关于陆地，岛屿和海洋。关于飞行的感受。

没有其他的海鸥像他知道得那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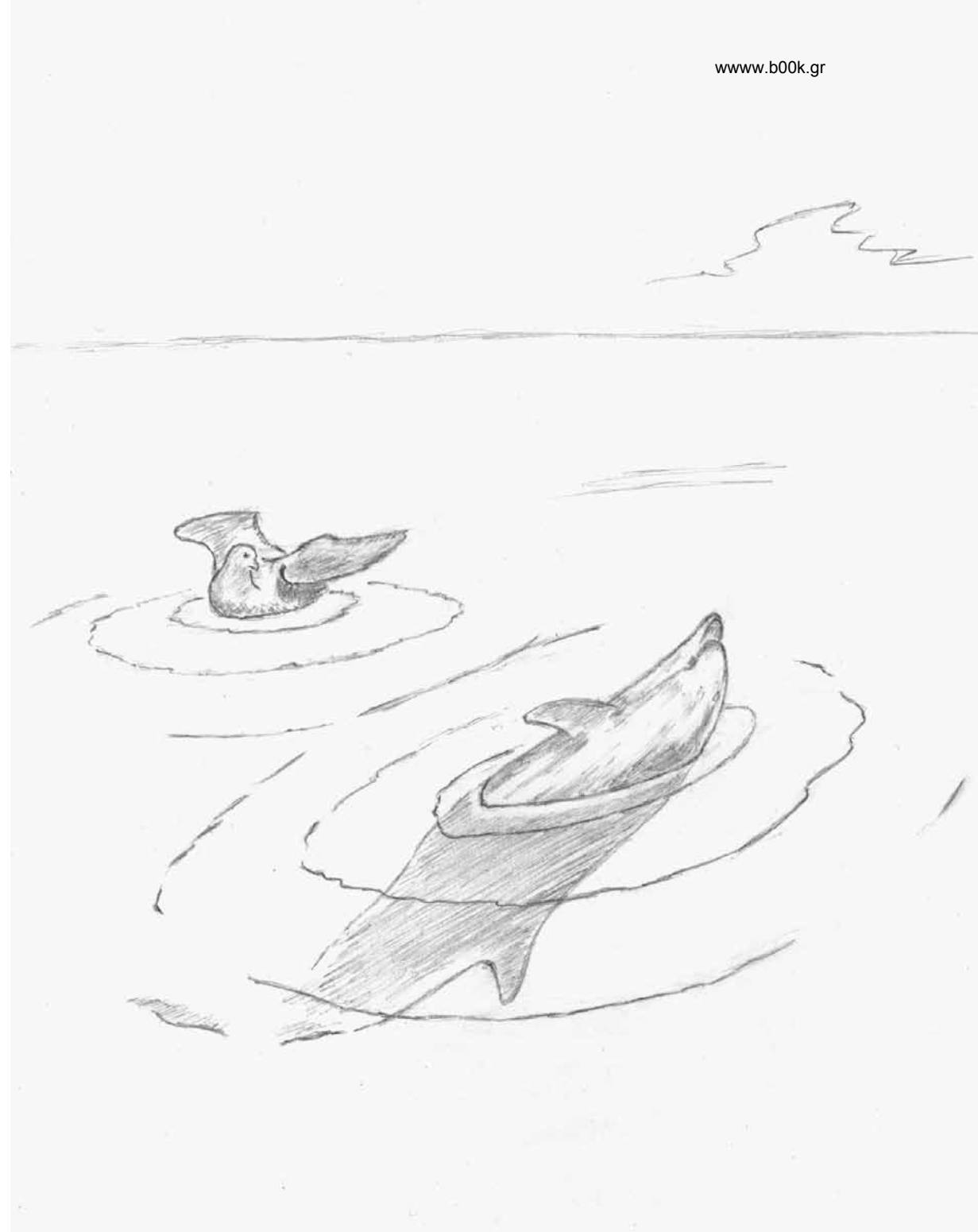
关于海绵，珊瑚和贝壳。关于海底。关于漩涡和海流。关于鱼和鲸类动物。关于沉船。关于洞穴和裂缝。关于游泳的感觉。高高在空中跃起的感觉。

没有其他的海豚，也没有其他的海鸥对他们自己的世界了解得这么多。他们在试图了解彼此的世界时已经了解到这点。

没有其他的海豚，也没有其他的海鸥，对他们自己了解得这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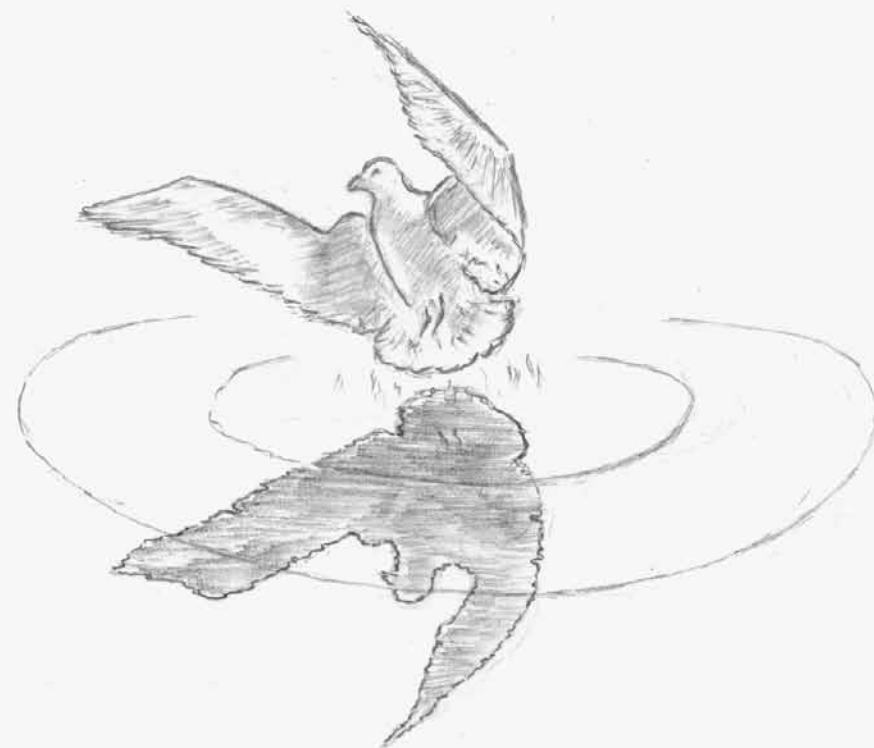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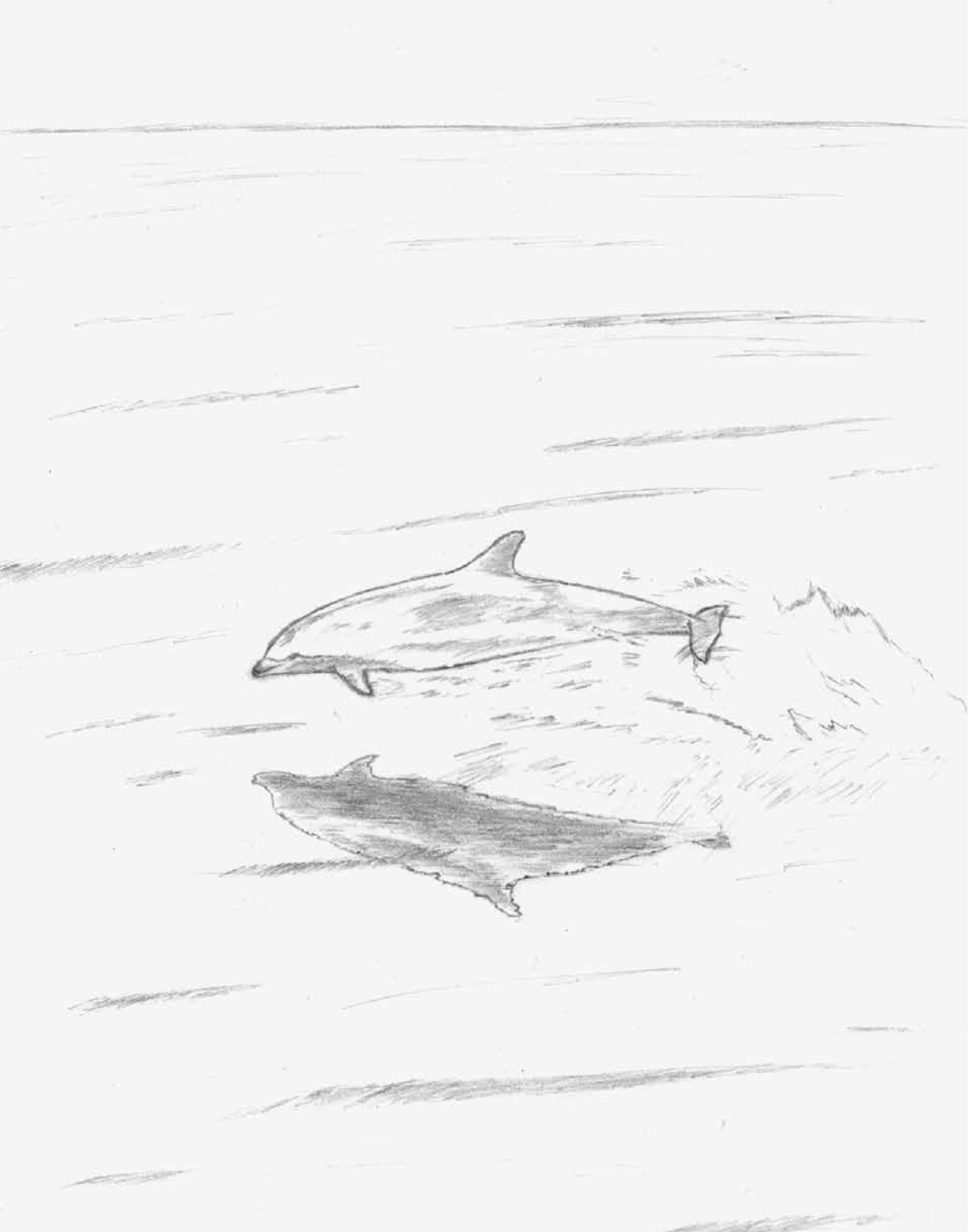
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他们是谁，他们以前在哪儿。他们在地球上所依附的那一小部分。小得几乎不值一提。

但是他们现在骄傲于他们生活过。他们知道他们顽强地做自己。













* * *

他们不确切知道什么，但是某事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了那个小小的、空着的海鸥岛。离大陆那么的远。

它肯定不像他们曾遇过的任何一个。所有之前的岛屿好像漂浮在海上，但是这个……

从侧面看它，一部分像被锋利地切割了，落入水中。其余的很长的一部分在缓慢下降，直到消失，最后，在蓝线之下。

这个岛不像其他的岛，它看上去好像正在海中沉没。

或者好像曾经开始沉没，直到触到了海底，停留在哪儿，在两个世界之间。

永远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属于它们两个，不再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

他站在它的唯一一个山峰上，在这个干燥的岛屿的顶端，海中、地球上和天空中的某处。当杰森在附近叫他，他正在看着外海。

“你是否曾想过我们的世界正是两个连续的世界？”他问他。

“一个在另一个之上？”

他从未想过这个。因为有那么多事你从未想到过。也许因为那些不重要。

“它们好像是那么不同，亚历山大”他继续，“但是它们是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世界。”

“它们只是两个世界，一个在另一个之上。用水代替了空气。用鱼代替了鸟。

它们只是同一个世界的两面。”

—.....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天空上面有别的世界呢？或者海底下面也有世界？我们的视野到不了那儿？

.....

从海中、地球上和天空中的某处开始，他张开他的翅膀进入他最了解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

他几乎垂直地飞向蓝线。比以往都飞得高。

比云高得多。他能看到低处的云把影子投射到海面上。他出发的小岛看不见了，好像已经最终沉入水中。

他感觉冷。然而他继续升高。他呼吸有点困难了。

他的右翼因为疲倦和结霜而疼痛——毕竟，有些伤口不能愈合。

如果他不现在停止，过一会儿他将根本不可能移动他的翅膀。如果这样，也许他将不能控制他的坠落。

.....

他们再一次互相挨着。他们旁边的岛屿一直在那儿。

他已经几乎垂直向蓝线俯冲，比以往更深。如果他没有停止下落，也许他将不能返回。海在坠落，暗淡的，越来越深.....

他们最后一次看了这个小孤岛。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那儿有什么吸引了他们。

也许只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岛。

* * *

在他们穿过这个奇怪的岛之后的一会儿，亚历山大生病了。跟以往一样又是突然的。

当他接近杰森并让他停下的时候，他们从陆地已经走了很远。他感觉很累了。

因此他们休息然后继续。尽管不久亚历山大又累了。第二天他们决定必须找个地方停下看看情况。

.....

最后他们站在一个满是白色和灰色鹅卵石的海滩上。

在一边，是大海。

在另一边，鹅卵石让位于岩石，岩石越来越大，末端是峭壁。

亚历山大从下面往上看那个高度。

就在昨天，对于他来说，它应该很渺小。他能立刻飞上顶端。

但是，今天，他怎么能依赖自己的虚弱的翅膀？

他怎么能再次为杰森飞？

过去的每一天他都感觉越来越累。现在甚至游泳对于他也很累了。他出水上岸，坐在温暖的鹅卵石上。

杰森徒劳地试着说服他吃东西。徒劳地试着安慰他。

然而，当他们在一起，当他们谈论着天空和大海，所有的事好像都跟以前一样。须臾之间，他张开翅膀，旅途从最初的开始启程。

一个新的旅程，好像他们迄今还什么都没看到……

.....

他又在搜寻。叫来海鸥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否有什么他能为亚历山大做的。然而没谁知道。

只有一个跟他提了老海鸥。

他在海滩一边收集了一些鱼。

他用头突然摆动把鱼撞上岸，即便他担心也许他的朋友什么也不吃。

亚历山大让他不要离开。

但是他不能停留。看着他受苦而什么也帮不了。

经过了所有这些没有理由可以担心。对一只海鸥来说这只是一天的路途。但是他游得很快。他能在第二天傍晚回来。

而且他会小心。只要亚历山大也会保重。

他对他道别。然后他离开了。

* * *

他一感到已经走了足够远就开始加速。他想要尽早回去。所以他得早点抵达老海鸥那儿。

那个跟他交谈的海鸥告诉他老海鸥是海鸥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一定懂得疾病。但是他不想要再飞了。

他要在他的岛上才能找到他。

.....

他已经开始上升。爬上更大的石头，从一块跳到另一块。用尽了剩下的力气。

.....

他没有停顿地游，直到夜晚来临。他决定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游，在黑暗中。

如果只有老海鸥能帮助他……如果能做些什么……

当他在接近全是绿色的岛时，天已破晓。这正是他们所告诉他的。但是白海鸥在周围飞。

他叫其中一只旁边的。他请他去告知老海鸥。

他吓了一跳。老海鸥从不去找谁。都是他们去找他。

当然，直到那时，只有海鸥请求他。

因此，他开始走向岛上最高峰的小洞穴。

他慢慢地飞向杰森。在他后面，左边和右边，还有两只海鸥跟着。

他对他那边低下身。两只海鸥随后也低下身。

他的样子就像一个确实懂很多的海鸥。一生见多识广。没有人能质疑他的话。

当他听说这只海豚为了一只海鸥千里迢迢来到他的岛时很惊讶。

但是他没有多问。他建议了他该怎么做。

然后，告诉两只白海鸥留下来，准备他的食物，他回去了，开始独自朝着岛上最高峰的小洞穴飞去。

.....

他没有学到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海鸥只是告诉他他的朋友应该休息，好好吃东西，恳求海鸥神帮助他。

然而他很高兴，因为他离开了这个这个岛，因为他在朝着亚历山大游。

.....

他从悬崖后面上升。从岩石被切割前的缓慢升起的

部分，在白色和灰色鹅卵石的海滩后面一点。
他得抵达它.....

.....

他有节奏地摆动他的尾巴，在水中快速推进。他只在需要呼吸时才浮出水面。

太阳在天空中缓慢地上升。云白白的，在海的边缘的某处。

这是一个好天。

* * *

他在鹅卵石上寻找他。但是他不在那儿。他又仔细看了看。

一阵颤栗穿过他的身体。

好像是直觉，他朝着峭壁抬起眼睛。

他看见他缓慢地张开他的白灰的大翅膀。

翅膀在颤动。

他对着他叫。

他叫得尽可能的大声。

但是他不能回答。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保持着张开的翅膀。

但是他懂了。他一直都懂他……

因此，他跳下悬崖……

* * *

这只是普通的一天。

大海好像在召唤你。太阳在远处闪耀。

他的翅膀经受住了。在落到岩石上之前，他滑入了风中。他把他留在海滩上跟白色和灰色的鹅卵石一起。他再次飞翔。他再次飞翔，在蓝色的水之上的几米处……

当他的翅膀看上去断了，太阳依旧在闪耀。

当海终于把他吸引过去了。

他完全虚弱了，一点儿也不能动。

他把他的口鼻置于头下面。他轻轻地从水中抬起来，以便能呼吸。

“我要死了，杰森”，他咕哝。

“不……不……”

“请，把我放在……”

“放在哪儿？”

“在……

在蓝线下……”

眼泪出现在海豚的眼睛里——水滴消失在海中。

“你会死，亚历山大……”

“没人能永远活着……记得吗？”

……

他只是让他深呼吸。然后他用他的鼻子轻柔地抱着他。

他们一起消失了。

* * *

他们缓慢地下沉，沿着低处入海的山斜坡。

鱼群移到旁边。像射线一样的花朵，好像是活的，拉着自己回到它们的白色居所内。贝壳都在合上。

新的群体将出现。它们将移到旁边。

它们藏在珊瑚和海草间。岩石后面有很多生命……

但是压力一直变得更强劲。天空对他叫着他属于它。

……

转头向水面，他能看见他最后的呼吸正在回它自己的世界去。

颤抖地出现，穿过晃动的紫外线。穿过困住的脆弱、可视的光束，在液态元素，光线逃脱了时间的漩涡一会儿。

杰森张开他的鼻子。

在水面下很深处，一只海鸥也开始上升，翅膀大大张开，当他旁边的一只海豚在连续的圈子中游。

他们肩并肩行进。

通过晃动的紫外线，通过脆弱的光束，他们缓慢地浮现，逃脱了时间的漩涡……

* * *

他再次带着他，远远地在无限的大海中。

在那儿，在蓝线，一只海鸥翅膀依旧张开着漂浮。一只海豚用他的鼻子触碰着白色和灰色的没有生命的身体在哀悼。

在那儿，在蓝线，在他们曾经相遇的地方，海浪开始上升……

一只海豚与花朵和树木，与金色种子的田地和土路，与充满了云彩的河流和湖泊，沉入一个世界。

而且一只海鸥就会跟着大海……

.....

一只海鸥在永远闭上了眼睛之前，看过了地平线之外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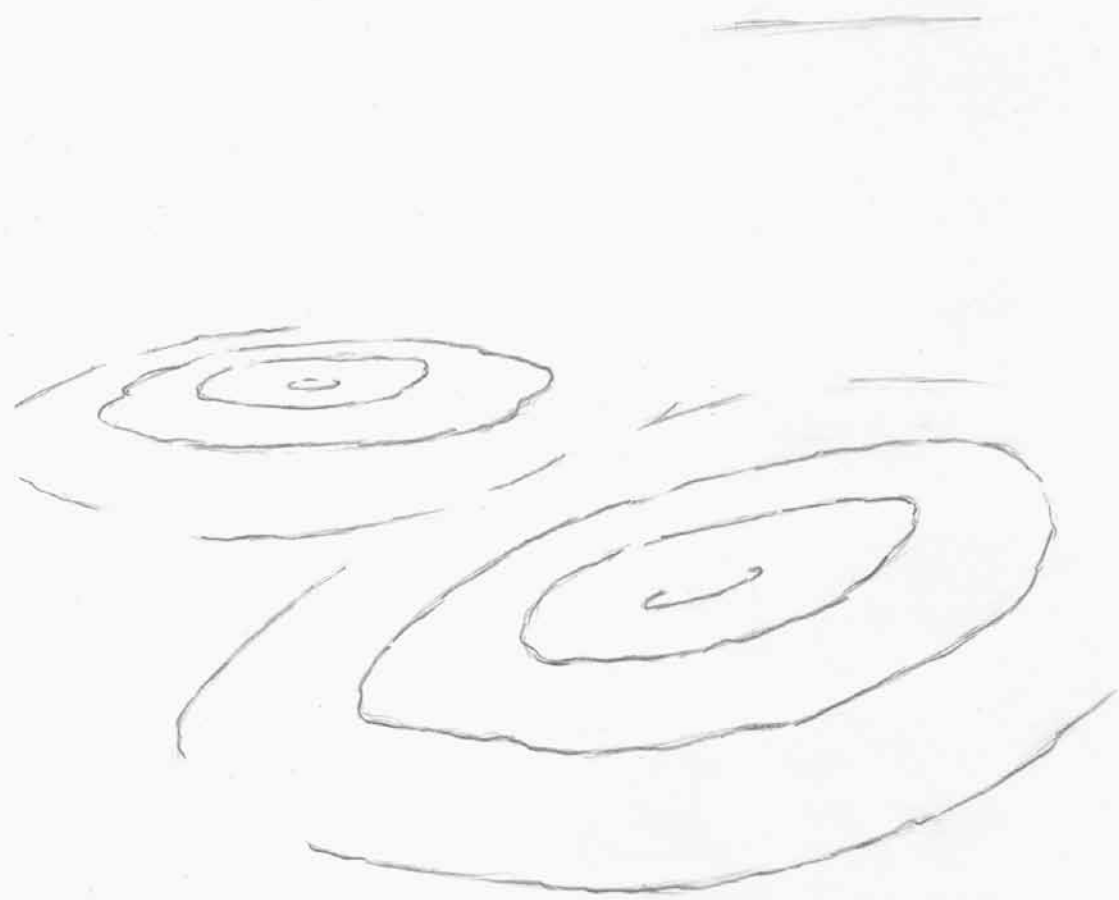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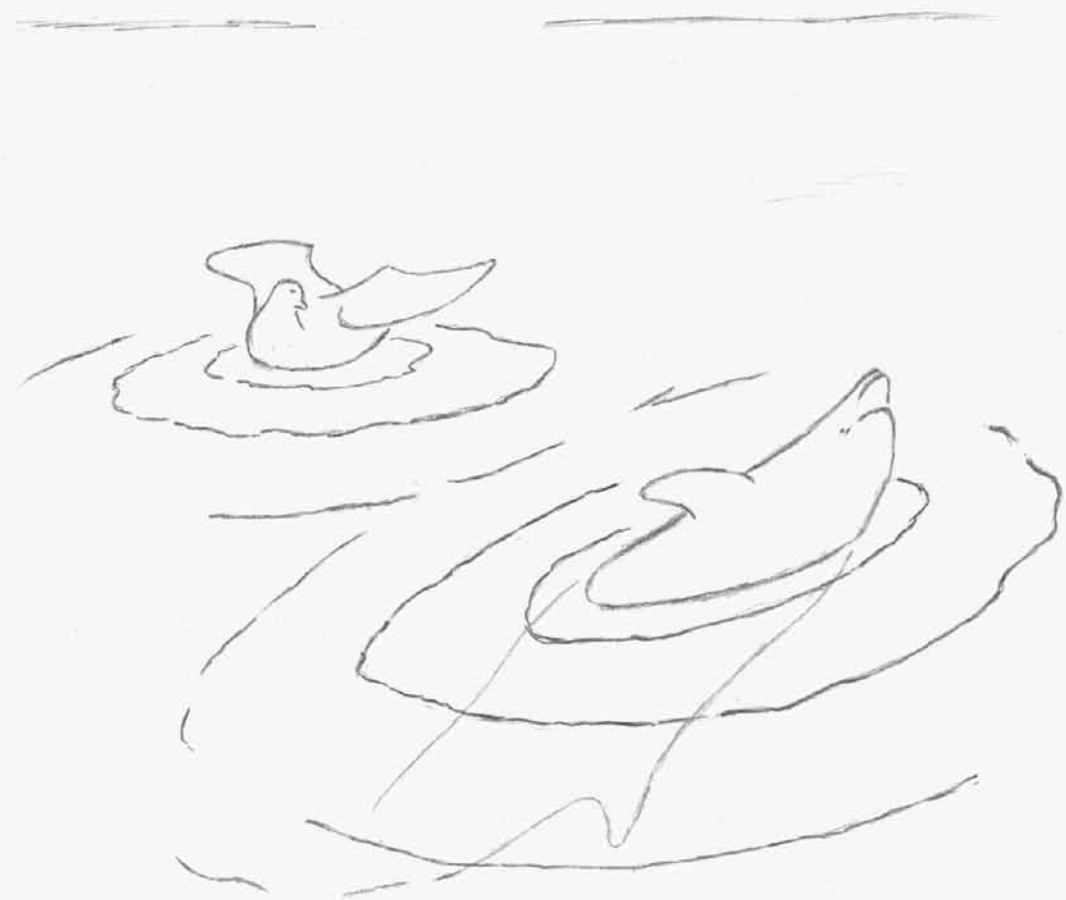
打破他的透明镣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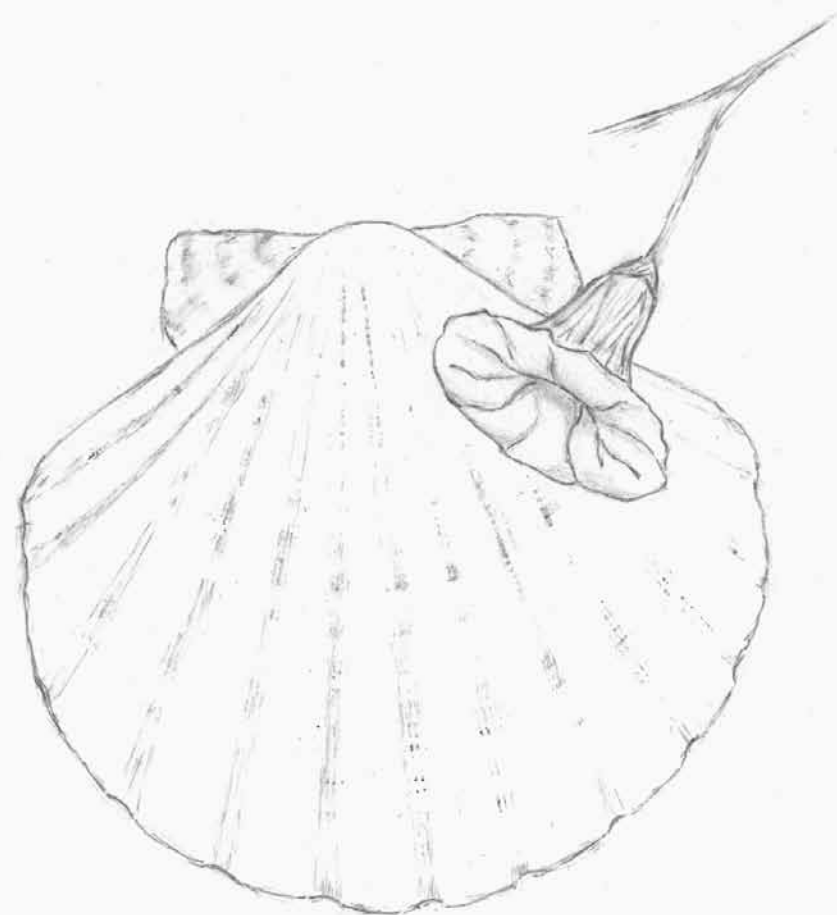
真正自由地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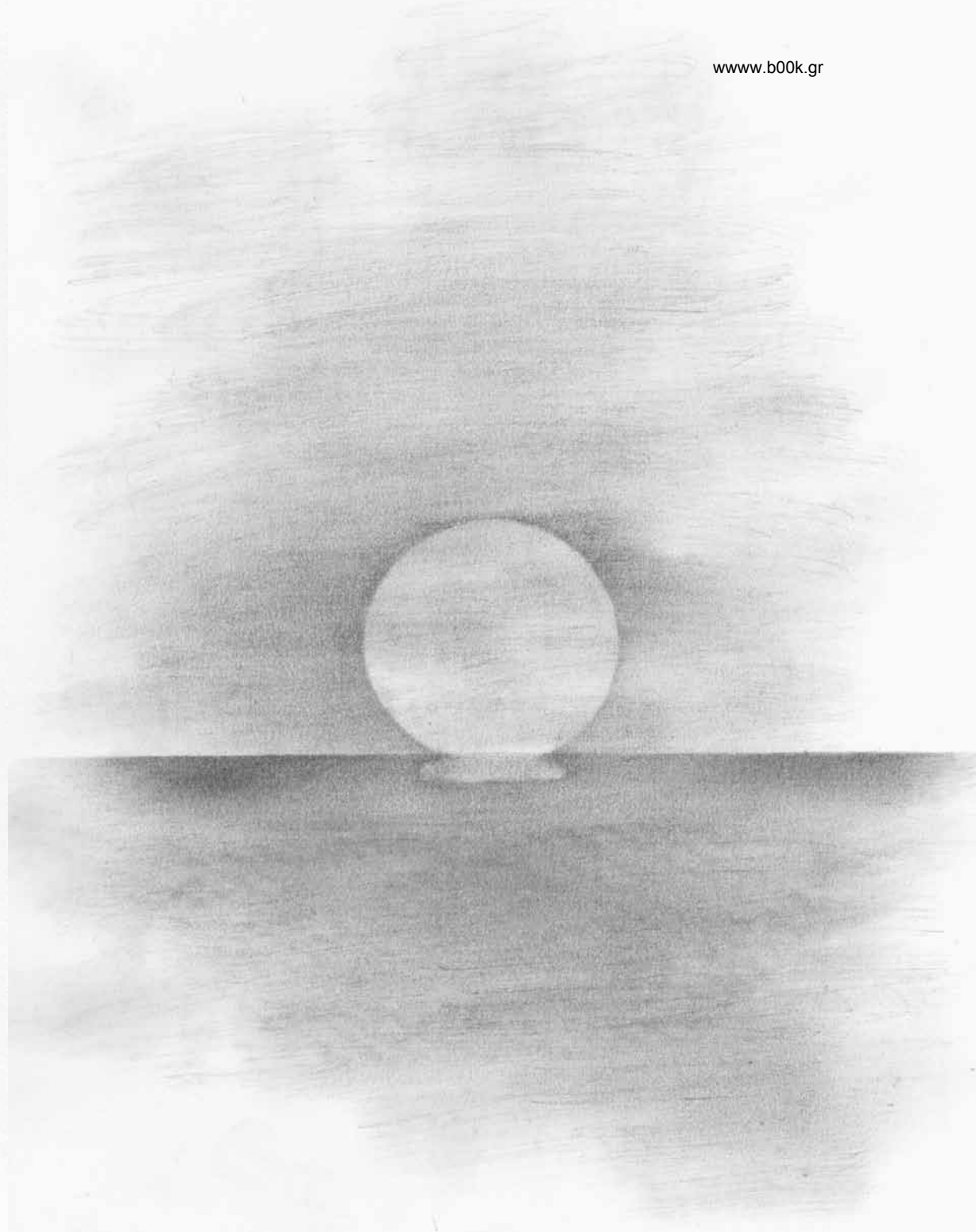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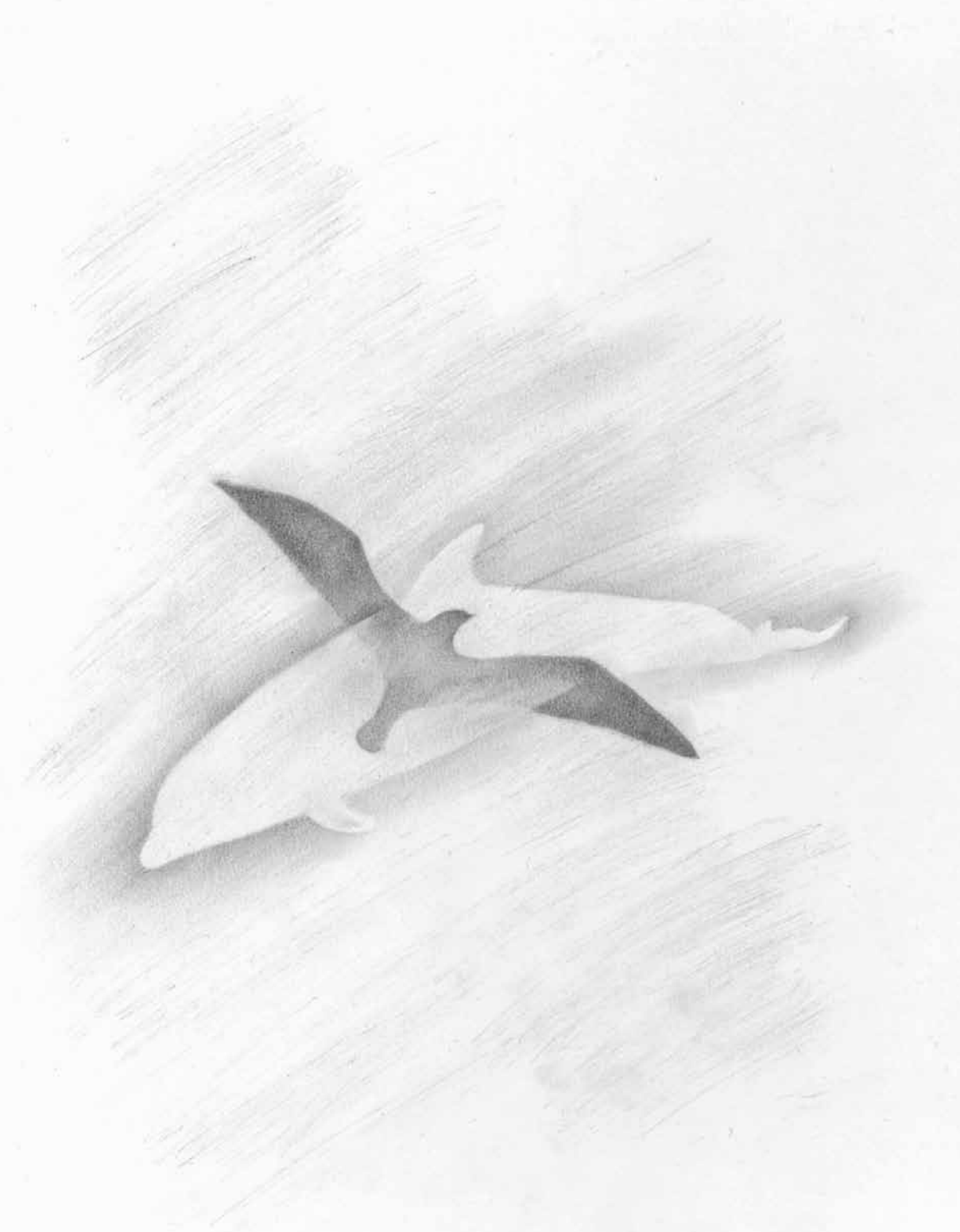
一只海鸥不能或者永不曾凋谢……

将会永生……

……至少只要一些海豚
将会在深处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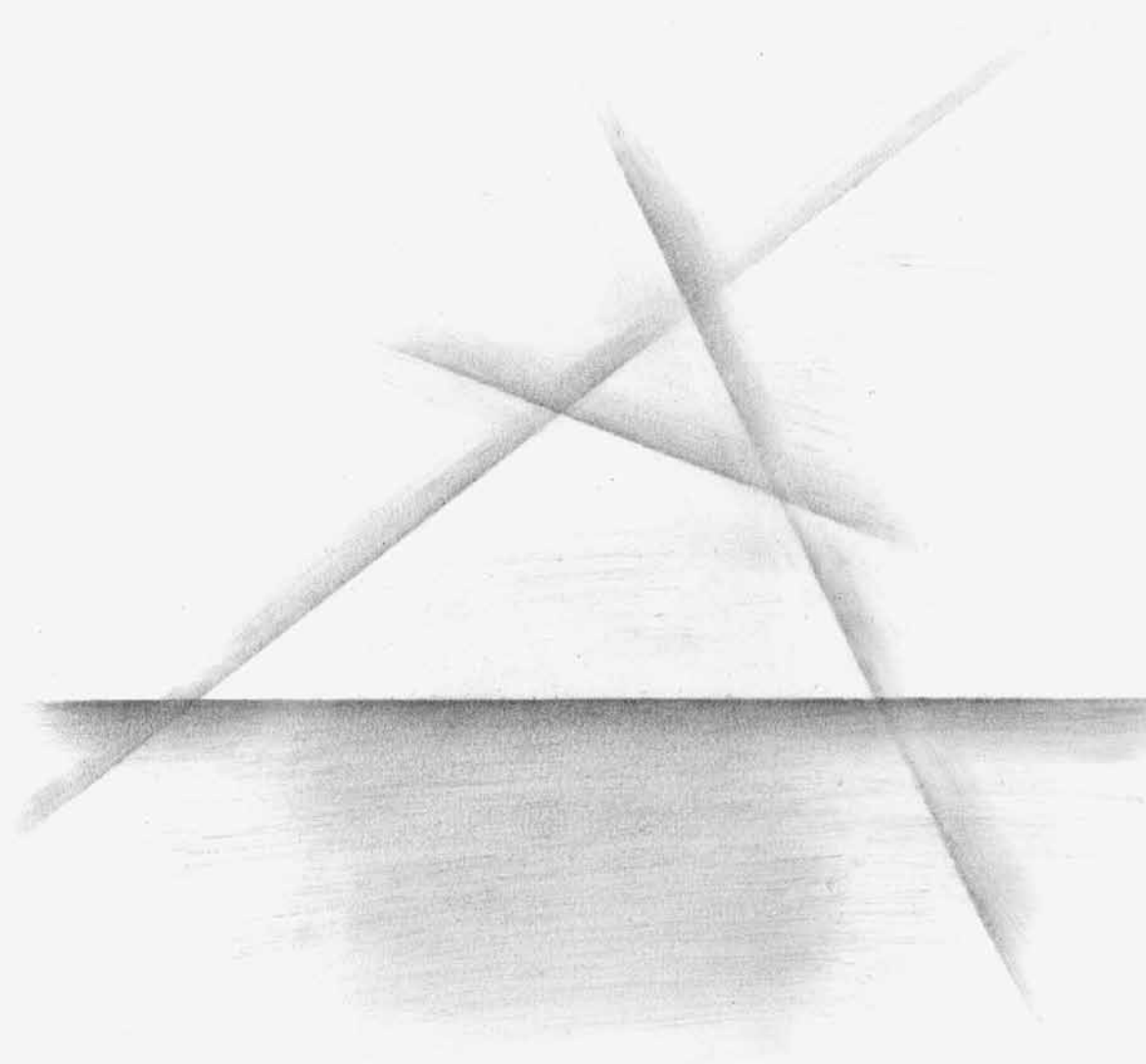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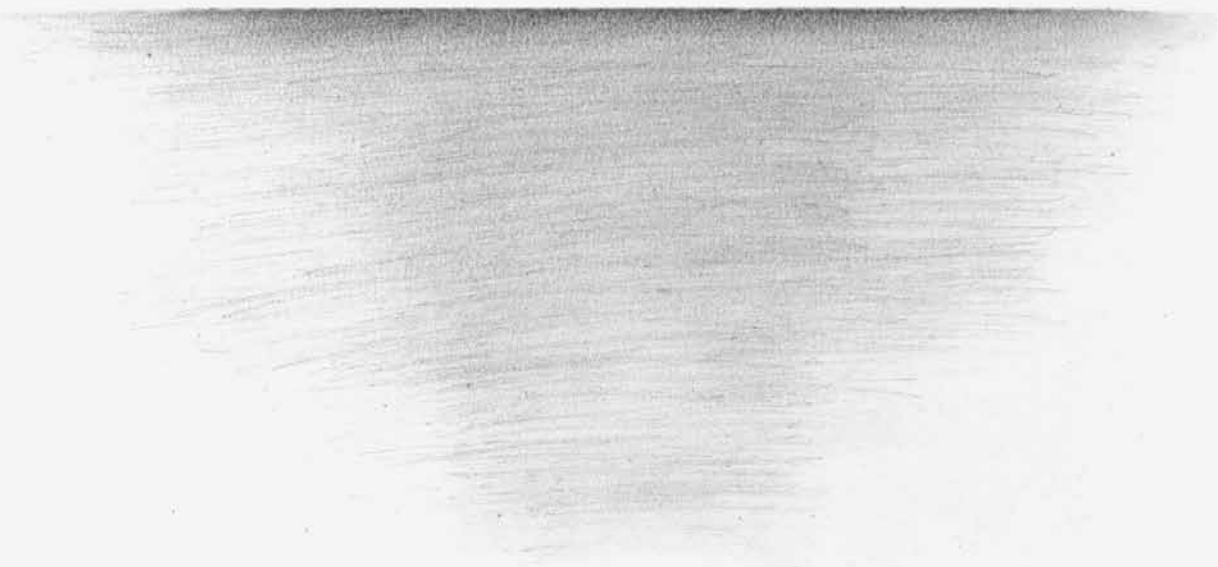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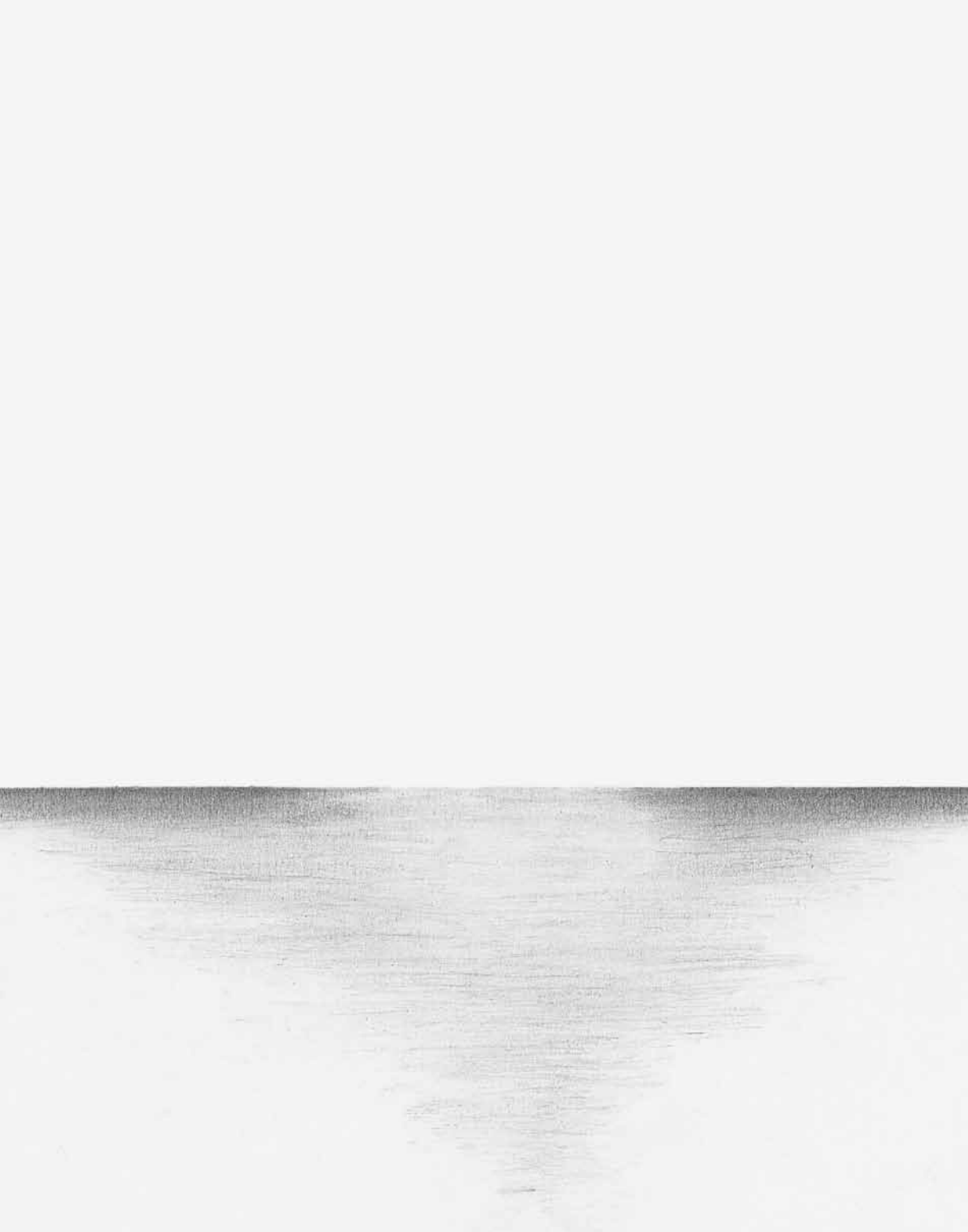
躺在那儿，迷失在宇宙中
被禁锢因为他们好像在不同的世界，
太阳很多，被距离分隔
太阳被无限的线分隔……

但是，你记得吗？

我们的头脑中总是有难以置信的小部分
永远不遵循自然法则。

现在就开始……





……从某本不存在的书
的页面……